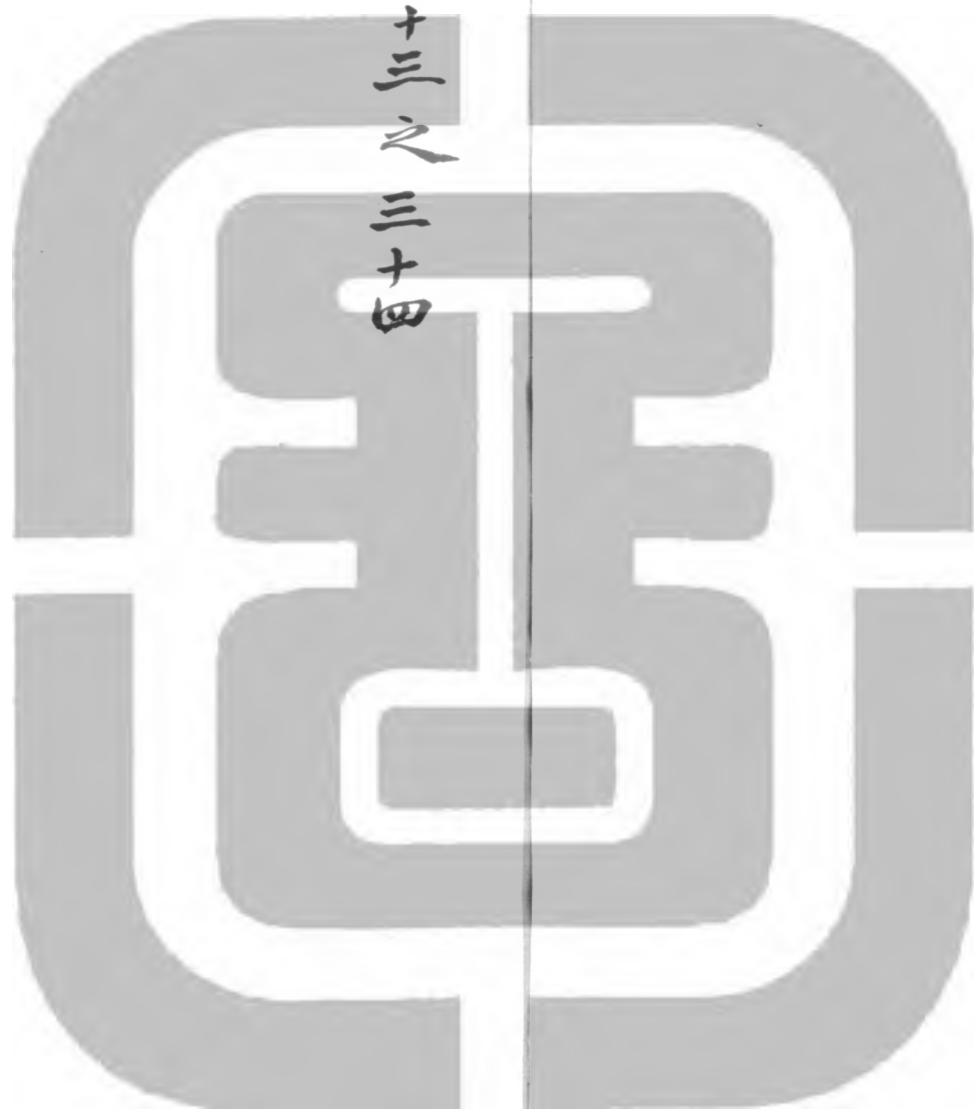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三之三十四



兵



安吳四種齊民四術

一旦有急則付之武夫悍卒其去謂棄也幾何矣稍長讀留  
侯世家至視老人所授書乃太公兵法與諸將言皆不省乃  
知斯世諱言兵蓋自亡秦焚書銷鋒鏑始也卒至任賈人子  
為將身國同賣非百世之至鑑哉乾隆丁未春見江寧駐防  
勁旅調赴臺灣當行者執途人而號哭軍官皆無人色深惟  
汚水之義利器示人則奸民生心乃求古兵家者流言得孫  
吳司馬三家之書彙其章句苦注家不詳義類猥依文字以  
為說及得荀子議兵篇乃知孔子所謂我戰則克者甚信切  
于司馬正于孫而大於吳矣竊謂戰用衆力能用衆力者在  
先得衆心能得衆心者在善推己心雖曰三軍一人勝勝者

之戰若決積水善戰人之勢如轉圜石然非衆心先得又烏  
能聽其如驅羣羊投於無所往而生待其決與轉哉是故兵  
雖絕學然求之於心則其意固當未絕也嗣聞近世以名家  
者有許氏虎鈴經唐氏武編茅氏百將傳武備志戚氏練兵  
實紀紀効新書鄭氏籌海圖編王氏登壇必究李氏金湯借  
箸十二籌表氏辨解百金方其書皆秘不可得求之三載陸  
續見斷爛寫本或一二卷或五六卷大抵編排門類雷同陳  
迹又其術雜怪惑事多繁費未見切實可施行惟戚氏為差  
善然右僚見小不足窺大勇之門戶乃探索左氏春秋國語  
戰國策越絕書史記漢書三國志所載戰蹟以參伍荀孫吳

司馬氏之說然後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則吉祥善事也雖後世兵農不可復合然其能者未嘗不依於以佚道使以生道殺務在順人情愛民財惜民力以宣布威德而已雖然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是不可預言也其可預言者唯利地右兵然而稱衆因地非如材技之可料揀于衆也又非倉猝之可深恃乎導言也於是步平陸廣袤以度容人之數而推目力所及極之曲直銳圓必求其當望山則測其可否登陟察艸木土石之氣以知其是否有水又望陰以意陽之形規陽以擬陰之勢其是否峻可以綬卷可以覆皆足驗心儀移之絕巘深谷必要於合曠則度奇阻則度間入

隘迎高則度身手必備其變如是者又三年竊欲以通先民之志祛後賢之惑為書十五篇名曰兩淵曰將本曰形德曰奇正曰將道曰將任曰將事曰將權曰將術曰勝全九篇為雌淵曰衝陳曰陳營曰車陳曰騎陳曰步陳曰五地六篇為雄淵淵之為體性明而氣靜受之有容而出之不竭雌雄猶言內外也抑以舉男子之職明儒者之效使是書而不用也則紙上陳言小用之或迂疎無功然而有勝殘去殺之君子者執軍命以當勅敵其亦必有所取於此也乾隆癸丑十月朔旦安吳包世臣書於宣州南樓

雌淵

將本章第一

兵無異術治兵者必先知明農而習法聞於農則無以食人踈於法則無以坊人能食以坊國體尊矣則兵之深也明農則愛人重地愛人不輕用民力重地不輕取民財故安常而民不離持變而國不急習法則見微能斷情民必誅奸民必誅則民業安矣釀敵無赦激敵無赦則民氣和矣故舉事不怫人任人不廢事知此二者乃可為吏夫然後濟之以五德曰慎曰恭曰讓曰信曰節行此五者乃可為將

戰本章第二

將以決勝爭勝在國位稱其才功遂其報而兵勝於朝矣政

安官吏業耻惰游而兵勝於野矣祀致精誠神聲明德而兵勝於廟矣不勝於朝不可以師不勝於野不可以戰不勝於廟不可以勝居勝度義居義度將然以合勝則莫為拒矣朝兵不勝將良用不終野兵不勝將仁維不固廟兵不勝謀奇功不成嗚呼魚貪其餌乃牽於緝士貪其祿乃輕其死

刑德章第三

善戰者使民知死而有生途民無生途不畏死矣以死懼之則生自下求鮮不殆矣善戰者其民謹而不懼奮而不慮謹而不懼知死之在己也奮而不慮知生之在將也守分者不疑犯令者無倖眾莫敢欺則敵情不隱知敵情而後合戰故

衆未見勝而已意勝也夫是以有生途民見生則知所死矣  
使民知者其刑德明也

奇正章第四

以奇用兵正與奇偶奇者正之動正者奇之用正不奇為偶  
軍奇不正為嘗旅故善奇正之變者正以制師則敵無所為  
奇奇以制敵則敵無所為正其用柔而致也剛其用緩而施  
也疾正復為奇奇復為正機之握已夫以兵勝人者其猶闔  
戶乎將欲閉之必固啟之故敵能使之驕敵暇能使之惰驕  
則墮謀惰則失固怒銳壓之坐自碎矣夫蓄其怒者其發猛  
靜其銳者其決躁善迎其機矣知機之用者其知奇正乎

將道章第五

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天之道好生而惡殺人之道好逸而惡  
勞兵者禁暴除敵而非得已也故殺人以生道勞民以佚道  
是故誅無罪之人者威不立廣不急之地者兵不強立威不  
當則用刑易用刑易則三軍懼三軍懼則謀主去強兵不當  
則師久暴師久暴則國匱貧國匱貧則食稅多棄謀主以資  
敵多食稅以虐民民怨於內敵乘於外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故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將任章第六

凡將之任當脩四易之法而明四難之道地易陣陣易人人易

小傳述自文利  
變變易勝四難者反其道而用之者也易常在我難常在敵百  
勝之術也方圓曲直銳聚散進退人安吾法能得地利能知戰  
所因形以制變因勢而授兵故地易陣什伍相保率相維立散  
而綴圓門敵而伍治卒無非吏吏無非將故陣易人前軍有節  
踵軍有制大軍控勢犄軍利行後斬前北前哨敵猝援聲會戰  
千里無忒故人易變利以餌敵必入其機形以示敵必哀其覆  
故變易勝吾與戰之地不可知吾欲攻之形不可見疲於設備  
衆四分而兵不宜故地難陣行間謀以離其上下與妖語以疑  
其士衆以治陷其敵以利敵其治敵於是卒離其吏吏去其將  
故陣難人吾張其疑而集師者縻吾設其形而分隊者孤故人  
難變餌而勿食是敵自沮其勢也伏而勿越是敵自殺其力  
也乘其謀以挫其銳因其計而餽其利狡窮氣倦乃疾擊之  
使之前後不相屬左右不相救故變難勝能操難易之權者  
其為軍命乎

將事章第七

桓文之節制不可當湯武之仁義仁義所加其敵節制者也  
節制所摧其賊仁義者也故仁義自敵名節制自己出脩節  
制者必明於授兵是謂將事車陣易肱騎而輮拇步而薄騎  
當車前則謀後則胥步當車騎衆則議險寡則議避後阪面  
野是利弓弩坐原仰陵是利牌銳曠澤輕塵是利倭刀險易



小儀述自文利  
相迫是利短予後徑交錯深林叢翳是利棒斧夫兵者以雜  
為濟以利為勝是謂將事

將權章第八

以恕寬人者無沮理以信結人者無留威以耻優人者無擇  
義以法一人者無撓智以識鎮人者無侮恃備五而將甲兵  
不暴而奪敵心矣鼓未聲刃未接所以奪敵勢者五一曰卒  
有常吏二曰陣有練銳三曰刑不免上四曰賞不遺下五曰  
法必連糾為將明於二奪之道將之以忠貞國家之寶也是  
故禮義之俗成雖饑飽也廉恥之心決雖弱強也營陣之地  
危雖寡衆也身率之道脩雖勞佚也飽饑強弱衆寡佚勞將  
之權也未有能挫其機者也

將術章第九

將之至計有四所以用之者一恩以取之義以勸之賞以  
之刑以威之一者何術也術也者神其計而不可知者也其  
事又有五一曰聯糾之術二曰聯掖之術三曰聯競之術四  
曰聯誼之術五曰聯等之術揀別勇捷優籟異名盈其氣以  
激衆推其銳以勵功是之謂聯等之術比詳鄉籍近者同伍  
謹擇其長久任其吏使之聲色相治危難相救是之謂聯誼  
之術以鄉比伍互恥不肖決功爭勝莫不奮前是之謂聯競  
之術推賞有功優卹死事折準重傷必獎其教者是之謂聯

小傳述略  
披之術人死而伍不前伍陷而卒不救士犯而伍不揭伍揭而卒不誅坐無救是之謂聯糾之術明乎五聯之教以神四計之用入無堅城出無重圍矣命之曰廢敵之師

勝全章第十

善凌人者不攻城善應人者不守城攻守之權出於戰也戰之要有四相衆利地審敵豫慮明其誓作其怒一疑惑滅妖厲陣閑習器堅利飭之以嚴明假之以鬼神因憤而戰因畏而脩因器而使因欲而責因危而用因勢而令是謂相衆進有以往退有以返扼其要塞通其間徑陰後生已陽前人死居祛疾處取給是謂利地將治可固將憂可解將隙可構將

輕可求將怯可迫將緩可陵將驕可張將愚可譎將貪可啗軍怨可携軍疲可陷軍怠可襲軍懼可薄軍擾可擊行疑可崩陣搖可爰視數可走意沮可服服強以智服窮以德兵治則強法屈則弱吏掌則戾令數則疑譁則將輕吟則軍懾士賤則將愚營塵則軍敵譟先則枝譟後則餒前誼則虛後誼則實同麾則治是謂審敵猝變不迷猝敵不擾善間知敵情善候得地利小挫振小利戒險益脩門慎弱列不失固進不凌節是謂豫慮四者縱兵之機決勝之要也古之所以無虛發勝必獲全也

雄淵

衝陣章第十一

不知簡異兵多而不練不知制節卒練而不治不備器械士治而不用不脩陣隊士用而不勝古之軍命守則不可攻攻則不可守備其具脩其變矣甲士萬人穿山鳥二百腰弩千弓千矛二千鉞六百鳥銃千倭刀千棒千單刀自副飛城二十有四乘行壘有四十有八具飛城廣丈四尺袤八尺輿高摩頂軾深隱臍內外二輪輪間六尺輪員銳徑如其間軾下蔽以板不及地六寸犀鬣絮而着織女馬去地二尺鑿板為直樞輪外當轂垂耳上屬楣下受枕枕尺六寸輪後平轂橫長枕徑板趨乘十人前後引枕以發之退則轉人戰地易而

母

經道阻者脫也載旗麾鉦鼓號頭角鐸材士穀弓二楯二劍二令手二率一人秉杓登全卒屬馬下樞承穿山鳥二鳥三子腹母母身為漏槽以知直也稍為尺以度升降以比遠近長齊樞而刻十分之二卒伏之環通屬於楯以為箭拒行壘之廣殺三以一以為左角右角少卒百人鳥銃三十矛三十腰弩二十倭刀二十飛城四十行壘各三十扶輪為伍人方二步劍楯六十人均之差徂為蔽飛城橫八步縱稱左右步卒共橫二十步并左右隊而廣四十四步左角橫六步縱八步左右步卒共橫二十步并左隊而廣三十六步右角右隊并其步如之步方三尺中人之足再舉也騎百有四十弓矢

小儀法陣文和  
戊矛兵三騎為參。參有長三參為羣。羣有長。羣有限。限二步。三羣為輩。輩有吏。並輩間有道。道六步。前拒駢輩。左右角特騎去步六步。前後八步。左右並如之。是為衝隊。采蒙鐵連驂八駟。分二隊。位拒角之間。後雙齊。材士赭墨。被重鎧。執鐵棒。夾馬立角。一聲援乘。二聲以奔折。聞鼓羣輩乃隨之。是名陷騎。凡騎常陣。聞鼓變視。麾諸軍皆如之。戰望敵掌號。步楯散伍。以實隊。振鐸。盾坐。弩銃發。鼓發。步楯門。足視。率鼓角一聲止。進二聲。復伍失律者。教與長通坐。連驂發。即翼騎以為勒也。凡車步皆有縫卒。正三而一。共三百六十五人。而為一卒。縱與橫從中百十六步。五千人為小陣。陣十二卒。中百六十

四步。以四為正章。以四正以八為奇。章以四間。駐隊八以駢環。特隊坐四。餘六百有五甲。將握以居中。輩為隊。分十隊環其前後。餘奇繞纛。是為游騎。因敵制變。以驚爰之。二萬五千為大陣。方實。補隅。麾奇。

陣營章第十二

營塞有分軍。以特角之。辟外五丈。周斬溝。坦徑。軍各有轄。而域其交。馬大鈎。小絡。縱橫相當。勢等布陣。度倍列行。營法。始於薄。戰守二卒。其率統中百人者。聚為一薄。薄四比比五帳。乘執皆在馬帳。有徑徑三尺。三分其徑之一。以為溝。中分其徑。以為比溝。三分而加一。其帳徑。以為比徑。中分比徑。以為

薄溝三其溝以為其徑中分薄徑為屯溝三其溝以為其徑上之俱三而益一九薄為屯屯三為大屯三大屯以為壘三壘以為營凡屯皆垣之營外築壁其洫方七尺壁門四薄亦如之芻門壁方各二軍各由其門凡道交錯之處設表如其軍章百步而一焉置吏其卒越薄者其卒誅之不誅與同罪至他薄者他薄長誅之不誅與同罪其帳長不舉者與同罪越表者如之卒無薄章吏無將節而違其域者無貴賤狗於軍門八軍外環日各以三隊戒分三虞亘晝夜而徧更之戒者半列壁外半乘壁輕騎二十人為候授節分方以察不虞凡門立旌旗擊鼙吏一卒矛劍各二腰弩四有詣壁者門吏以節謁其狀然後通之

車陣章第十三

易則利車車曰駐隊其法百人攻車三而守車一械裝乾糗各在攻車攻車之制廣八尺袤四廣以三高四袤而增一去地五尺五寸可設板立人為輿戰則撤之雙輪輪腹游榦外挾重枕前蔽葉左右各設葉扇扇有櫺如前葉可施長兵環鈎屬於榦榦去地尺游榦貫楯中垂環通屬子母鳥一四人夾輪以發枕二人腹之扇外各二伍累縱兵後腰弩前矛倭刀濟之行頭迎尾逆左右從環輪為陣蔽扇為營守車中焉變可以謀地用可以謀勢礮矢之利不入鐵騎之突不施斯

小侯述身文  
其節也

騎陣章第十四

騎陣易為奇難為正易奇則防敵難正則嚴律是故騎左右相去四步前後八步三騎為參參有長三參為羣羣有長後有限限二步三羣為輩輩有夷間有道道六步三輩為卒卒居中間有隊隊十二步後十步卒三而有裨騎千而有帥帥居中八卒環之十分八卒帥統其零外列八輩而奇圍於中是為一旅旅隊間三十步後二十步三旅而為師師三而為軍軍有將軍萬騎輕鐵五千握奇如旅法中為中師左左師右右師各三分之前為提擊中為閃衝後為飛陷夫然後方圓以神行綴不勢左右右左後前前後敵向為首八邊俱救覷其輕虛伺其便隙閃衝衝之飛陷陷之遇變而分櫻利而合雖斷為陣雖驟成行自出自入天下莫當

步陣章第十五

步卒之當伍馬兩車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三兩為隊三隊為列三列為卒三卒為旅三旅為師三師為軍吏道皆如騎旅弗奇其位方十五步而畫兩贊騎者八馬當一兩列為二駟其位亦如之其兵長居前短佐之其行疎可齊及也其勢密可鼓氣也騎居中相敵以制變其合以再勝以奇也既陣角一聲隊散而兩齊去後兩以五步兵及三聲皆坐軒兵以虞

乃鼓之呼擊以進十步則復兩騎視麾而張翼常陣聞鼓中軍中道出左右陣輔出後略陣出三出三入去敵無及五十步以御猝然後形以邀其來機以導其隙斯戰之節也其敗車騎者必得地利次脩備而明法縱伍牌為長戚氏之良也戚氏方牌中銃子者三十步洞五十步仆授兵未宜且束伍而不能庇伍也叅其制令長負牌輔烏銃翼矛牌遮背之陣肩之駐而坐進步聞鼓銃矛隨牌銃熟而牌退伍更牌制高六尺廣四尺五寸左右各開樞方四寸牌三層合之層榦皆厚寸內層榦檀餘以杉外層施篋張布裡著以垢髮剉綿雜潤物團之如彈密置再重表蒙布采之中層空以繩繫布條布子力莫注則不能攻皮已采布柔不受子力則負人不龜已凡教步擇場方千二百步縱分為四一縱橫畫界如棋枰縱界亦橫界壘步墨跬一界縱而不橫一界橫而不縱一無聲退麾則移卒皆甲負其足齊進之橫界以觀其縱進之縱界以觀其橫進之無界以練其準既習無界進之陂陀險阻以習其變足變既習乃教手技車騎皆準是

五地章第十六

因地制利。搃於陣形。陣形轉移。本於隊數。隊數分合。始於伍法。是故不脩伍法。不可以分隊。不習隊數。不可以令陣。不閑陣形。不可以制勝。伍法。伍人為伍。名籍共一符。一收於卒。率一收於伍長。五伍為兩名籍。共一符。一收於旅帥。一收於兩長。凡伍中一人為長。左右為輔。次左右為翼。教法先五人平列。次輔前一步。半次長前三步。次翼。斂為魚貫。合之兩五伍。各以位。並於前行。謂之兩齊。其他變皆如伍法。騎叅法亦如之。隊數傳鈴。伐隊鼓。植方色幡。軍各視其幡色。三隊合則鼓二。六隊合則鼓四。九隊合則鼓六。傳鈴聲。隊鉦則散。復隊其數亦如之。散合既習。然後示威。是故方陣主陣也。伐鼓舉白。

旗則為圓陣。方卒環於外。陣奇方於中。金腹土也。伐鼓舉黑旗。則為曲陣。形撒如撒星。勢聚如張箕。水母金也。伐鼓舉蒼旗。則為直陣。縱分三橫。水母水而子火也。伐鼓舉赤旗。則為銳陣。勢如燎原。形如列炬。頡行以差。後密而前疎。焰升於上。土成於下也。伐鼓舉黃旗。則返方陣。五地之形也。以生序。剋五行之用也。堅伍土陣也。乘隙水陣也。陷堅火陣也。齊及金陣也。要截木陣也。五行之推也。九陣之變。其正各有五行。吏知變士知陣。是以觸處為首。而可使如率。然也。四正為實。四隅為虛。交分其四之一。而設八寄。四時而乘四方之義也。其散以辰。旃旗植而聚。樊而散。揮指而前。



附次靖楊傳第後序字汀蘆江蘇陽湖人

傳第幼學時即聞外舅漢伯先生之名云年方成童成  
兩淵一書搃攝權家沙場老將皆嘆為精妙至道光甲  
辰得締姻今三月傳第為館甥日侍先生秋開先生集  
錄生平著述付排印傳第幸與校勘之役乃得讀兩淵  
面質要領先生曰兵機莫神於左氏兵事莫備於通典  
其專以兵名家者古書六種後世則雷同剿說而已先  
生年弱冠明文毅公督川楚師延先生常問兵要先生  
曰三字而已再申以四字則盡之已文毅曰何謂也先  
生曰三字者近人情四字者不難為人蓋人以為難則

辨

事不立若其難則心不附傳第侍先生八閱月見其行  
已接物無不依於此七字者聞從前錢獻之先生見兩  
淵謂先生曰書雖兵家言然非深於禮教不辨此此書  
乃通古先王制作之源以養人非攻於後變詐之術以  
戕人者則殆於知先生矣又聞翰風先生錄兩淵寄都  
中質舉文先生舉文先生欲注之兩年而卒不成則其  
精醇斷非淺學所能窺測姑就所聞於先生者撮其要  
為後序非能有所發明志在為驥尾之附蠅而已  
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子貢問政曰足食足兵民  
信之矣先矣其言之也夫君子常思患於未萌防隙於

未作是以周之制六德以時合教九伐列於司馬示國  
不忘亂民不忘戰也及夫承平日久人恥干戈而保邦  
興刺思棘輪以作師魚藻見微刺郡居之在鎬其垂戒  
昭昭然矣太公遺教則有神韜六十篇其言先內而後  
外至論軍形勢窮困者亟矣願皆有勝策焉可不謂善  
哉兵家宗祖未虛耳美吾穰苴以匹夫相繼用齊通太  
公之術脩司馬之法成立當世名傳到今善夫史氏之  
言也闕廓深遠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吳子迪君以富  
教黃石乃原於道德孫武明勢奇正相生虛實相激枹  
瑞之論其亦宜矣夫兵無仁義不立無確詐不行善之

者交濟五施如膠在漆三子條策斯尤神者乎尉君之論理官有  
味哉有味哉刑以伐之德以守之讀其分塞經卒東伍攻權兵  
教兵令較他家詳愷焉世儒鼓其無稽且謂殺戮已甚將嘔  
亞如老婦乃稱良將耶夫兵期制勝勝在不窮是故荆尸作  
而辭楚方行微行治而強晉梟視苗吳五陣太原入晉馬隆偏  
廂乃啟涼州然田單火牛立國智伯水堰滅家唯人所用之而已大  
都古未必宜法於今今當推意於古且古人陳言多秘兩淵者體神  
武不殺之機通稽智無敗之事以尚象必靈用以任勢無簡民知威  
力之勝深法巧之權斯以間古今而詳以斯著者耶嗚呼止戈為武  
戒弛也與非助崇黷也先氏有言勝忌數將忌變世可不慎哉

蕭何功第一論

帝王之起也必萃群材而群材之輸力也又必有一人焉主持其成敗得失之故其關係之大機樞之捷非深明於立國本政者不與知非如攻城略地斬將奪旗之顯赫衆人耳目間也昔漢高祖既滅項氏大封功臣以蕭何為第一諸將不服高祖喻以人狗之說及論位次諸臣又首推曹參鄂千秋以何素守關中遣軍補遺給食不乏為功在萬世然後何為第一之論定高祖嘗論三傑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吾不如子房鎮國家安百姓給餽饌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似高祖之意亦首良而次

何史公謂良從容言上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皆不著似史公之意亦以漢之存亡繫之良又比信於周呂太公而齒何之烈於閔散則又以何居信後然則高祖之心欲何第一者其果以何為故人而私之乎吾嘗觀項氏既得天下而卒失之者而知何之功在漢廷為最盛也項羽暴戾滅秦所擊者破所當者服初入關幾危高祖及軍滎陽侵奪甬道相守廣武漢軍屢敗當漢王乘虛劫五諸侯兵破彭城奪其根本衆盛至五十六萬而項王以三萬人奔回擊之一日幾盡及劃鴻溝東歸漢兵追之又大敗雖垓下諸侯皆會然猶敗信兵是信雖善戰尚非項王敵而知項氏之不滅於信也夫項

羽擊齊漢王遂得以入彭城是項羽無謹守管籥如何者也  
故淮陰乞三萬人破魏趙燕齊以絕楚糧道彭越數反梁地  
與劉賈抄絕楚糧項王內無可以托國之良臣懸軍深入八  
九百里迫於險阻不能進兵雖屢勝而力疲食少是以漢王  
得乘敝以破之假使項王有治內之臣肘掖有備輜重相繼  
則進可以兼并退亦不至於敗亡矣高祖獨懷遠慮以全秦  
委何兵雖屢敗於外而內顧無憂養鋒待時以暇制急是故  
漢無良信固未必能削平天下若無何儲兵時糧以濟困乏  
則一敗不可復振人乘其虛不惟良之智信之勇未必有成  
即關中之地安能保乎楚之敗也如彼漢之興也如此則信

乎何功在萬世矣淮陰陳兵擊趙廣武君說陳餘曰韓信糧  
食在後顧得奇兵絕其輜重龍且救楚或曰漢兵鋒不可當  
深壁待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故深知兵者未有不  
以糧道為先則何之安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是非惟善治  
國也其於治兵亦非身被七十創者所可比擬矣然高祖之  
折諸將也以何之功為發縱指示余謂良常畫奇策庶足當  
此雖韓信亦在指使之中以頌何守關之功固為不稱然而  
何之功無可與比者固不必藉高祖之言以增重也

### 蒯通論

世人多言漢高帝殺戮功臣余觀高帝之不殺蒯通而決其

小信述評文  
不然也以應齒之夙怨而先加封盧縮叛後且欲待病痊入謝黥布陳豨之反也雖親征而皆就戮於諸將所最畏忌者淮陰以偽遊禽之降為侯而處長安彭越有罪赦為庶人而遷之是其無異於殺也明甚其卒也皆死於呂後之手而世率以為高帝罪過矣難者曰以韓彭死於呂后自可明高帝之不戮功臣何必決之不殺蒯通乎應之曰通勸信反其罪宜死即云各為其主又非季布欒布貫高田叔等比也高帝之所以不殺者念功也淮陰引兵至齊漢已遣酈生下齊信欲止通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發使下齊有詔止將軍乎何以毋行信從之遂擊破齊齊烹酈生論者常以酈生之烹為

淮陰罪即史公亦謂通敵齊驕淮陰其卒也亡此兩人是亦未以通為漢之功臣也昔高祖至武關酈生以利啖秦將說下之留侯以為特其將欲降不如乘懈擊之遂破關入秦項王既割鴻溝引兵而東留侯又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則善謀兵者固未嘗拘牽小義小信也假以酈生說下之故而止兵當漢王困京索之間齊近在楚之肘掖其有不反漢為楚者乎漢王以五諸侯兵入彭城一敗盡反漢為楚是其前事矣况淮陰既破齊又破楚兵二十萬殺龍且骨鯁之將及武涉之說不行楚必分重兵以備齊當龍且大敗之後又分兵備齊此楚之所以兵少食盡而有垓下之敗亡也故淮陰破

小傳述略文  
齊乃楚漢存亡之關而其策決之於通故通之為功於漢甚大  
難者又曰淮陰不擊齊必引兵至滎陽廣武之間與項王決  
雌雄漢王得淮陰助未必不勝項王何必襲齊乃成勝勢哉  
應之曰項王兵少食盡解而東歸漢王食甚盛追之而又大  
敗及韓彭皆會垓下而項王擊淮陰齊兵仍却是淮陰雖善  
戰非項王敵也况益之以龍且二十萬之衆而又無強齊議  
其後乎故通之功唯高帝深知之矣然而呂后必誅淮陰彭  
越者何也蓋高帝舊將如張良陳平等皆文吏自愛周勃樊  
噲事呂后日久唯淮陰自楚入漢未幾即南面而王彭越雖  
數反梁地然自以兵屬為魏相國此其位高才雄斷不甘為

呂后用呂后為人剛毅其稱制之心在高帝時已具夫高帝  
呂后皆天授高帝封吳王濞知其應東南五十年後之反氣  
告呂后以相王陵陳平後非汝所知然則呂后豈不能知高  
帝之未能久臨宇內乎呂后自知不能得韓彭必為異日產  
祿之憂且非及高帝在時尤不可制故以計先鋤之托名為  
劉實以為呂且樹威使人知所趨向也觀孝惠崩而哭不哀  
是其于劉氏可知故明允用莖之論為得矣高帝歌大風思  
猛士及白馬之盟與廷臣歃血非心懼呂氏之變而何是故  
心偉通勸襲齊之功而借跖犬吠堯之說置其慈惠相背之  
罪以此言之則高帝之不戮功臣也明矣

書志林後

坡公晚年志林文十三篇機杼獨出下筆矯變有神力其論始皇使扶蘇監蒙恬兵於北邊而任蒙毅侍帷幄以制內外輕重之勢策李斯聞趙高邪說即陳六師而斬之以為德於扶蘇與蒙氏譏始皇使智勇辨力之徒失職以速秦亡教事皆洞悉機權為自來策士學識之所不及獨謂范增當以殺卿子冠軍時去推義帝為天下之賢主增之所與同禍福數百年佔俾之士驚嘆瑰瑋尊為定論予竊以為不然史稱增年七十餘素好奇計方其從項梁於薛進立楚後之策以收故楚蠡起諸老將之心梁聽而推求懷王孫心於民間從民

望號為懷王然梁自號武信君以五縣封陳嬰使為上柱國輔懷王居盱眙及羽主約乃云懷王為吾家所假立耳非有功伐其君臣之間可知故懷王深恐虛名未可久居欲鋤項氏而無其地會梁敗沒項羽恐沛公呂臣共引軍東還彭城懷王即乘勢并將羽與呂臣軍而用呂臣父子居樞要侯沛公使長碭郡將其兵以深結之又知宋義前諫梁不見聽而使之於有隙之齊是其於項氏無恩擢重任如顯號使盡督諸別將北救趙使羽為之次以止其西行又恐義初為上將不能獨制羽以增前定策有深德於已而羽之亞父也使叅立以折其桀驁而獨遣沛公西行以秦勁兵悉在河北楚既

以重兵駐河南與趙為聲援綴秦軍則沛公得以乘虛略地而廣楚圍又使其勢足以抗項氏故義之留安陽四十六日而遣其子襄相齊以樹援者即懷王所召與計事而大說者也增窺見至隱故嗾羽矯斬義而率諸將立羽為假上將軍以必擊秦而存趙以收諸侯之權而成項氏之霸業不然義既被羽斬諸別將前屬上將唯增以末將與羽比肩首立楚者將軍家今將軍誅敵之言非增出而且誰出哉予謂羽之初知名也以斬會稽守通其盛也以斬上將軍義然斬通梁使之斬義增使之梁之使羽斬通也微於可取而代之言之壯增之使羽斬義也微於拔劍斬通之行之決及不忍鴻門

而增遂有吾屬為虜之嘆矣蓋增之去志決於此而勢有不可耳至坡公謂項氏之興也以立懷王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則尤非事實懷王以丙申一月尊為義帝二月徙都江南十月衡山王臨江王擊殺之江中是年四月諸侯各罷戲下之國而八月漢王已還定三秦二年河南王申陽魏王豹已降韓王昌殷王卬已破漢前後收其地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河內諸郡及三月至洛陽新城始以三老董公言為義帝發喪遂都五諸侯兵五十六萬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置酒高會是果編素之義師耶不數日羽以兵三萬擠漢於淮水而諸侯復背漢與楚則諸侯之不義帝故叛



西楚也明甚且臨江王敖身為懷王柱國而與衡山王芮親擊義帝九江王布遣將追殺之柳縣而漢首遣客招布號為武王卒封之淮南芮則徙封長沙為義帝報仇者當如是乎敖死子驩嗣及羽敗驩與漢將靳歙盧綰相距數月乃降虜致雒陽而殺之史記言驩為項羽叛漢者得其情矣當梁初渡江止精兵八千西至東陽而陳嬰屬渡淮而黔布蒲將軍屬兵衆遂至七萬至彭城擊秦嘉走景駒降其軍至薛而沛公亦來附合衆十餘萬其勢已張徒為陳勝敗固當之言所劫乃立懷王繼大破秦軍於東阿又破之濮陽羽與沛公又別破秦軍於錐斬三川守李繇而梁旋敗沒是其興也亦無

與懷王之立自楚懷王客死距梁起已九十一年增之生也後懷王遠甚董公為新城三老與義帝又非有一日之分也是其為說皆短長家之出奇進身者耳世儒不察齒於經義予故按其時勢情事疏通本末而具說之

書東坡鼂錯論後

鼂錯議削七國七國以反袁盎讚之景帝誅錯蘇子論之曰錯欲居守而使景帝自將擇處至安故天子不說姦臣得乘其隙錯之自全乃以自禍然錯上書言削七國事即曰剗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速而禍小是七國之反錯早知之矣錯父以責讓多怨告錯而錯答以不如是天子不尊宗廟不

安夫彼既不遵衆怨以尊天子而安宗廟則其不欲自安亦明矣且夫七國之反也天下驛騷京師震動當是時將百萬之衆出關以征吳楚非堅忍不拔之士固不能任然掃境出師撫虛空之都城御群臣安黎庶籌隨糧非忠臣智士而素親信者又孰能當此任乎故居守與出將其重均也錯以文學為掌故洵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文帝雖奇其材位不過中大夫景帝即位乃驟貴軍旅之事故生平所未習也夫以留侯長於軍旅然未嘗特將淮陰之善兵尚云非素能拊循士大夫而出背水陳使人自為戰乃有功人各有能有不能錯固不敢自信景帝雖親用錯又豈肯以兵柄為嘗試哉

昔淮南王布謂高帝老必不能自將乃反既而高祖欲使太子將四皓曰太子將嘗與上定天下之衆將猶以羊將狼不肯盡力以故高祖卒自將而布成禽錯為景帝所聽幸在廷之臣皆與錯忤即賢如竇嬰亦與錯異議其誰肯為盡力者厥後條侯以絳侯子深知兵猶以梁委吳絕吳糧道然後敢乘其敝又會吳王不聽田祿伯桓將軍計是以有功則蘇子所謂錯自將擊吳楚未必無功之言亦臆說非事實明矣故錯欲使天子將者正欲以天子制諸將使各盡力且使吳楚聞聲心惕也彼景帝者苟能如高祖自將以定淮南則群臣捍收圍於外錯守社稷於內庶幾可以百全耳然則蘇子之

論未必以服錯矣然而七國之反吳為首禍吳之反謀因皇太子提殺吳太子而始造皇太子者景帝也以錯之親幸誠以先王之道朝夕獻納使景帝持大體親骨肉以塞瑕釁則諸侯方共戴之不暇又安有從吳王為逆者哉惟其所學在刑名刻覈之術專以削國為計而又舉之太驟諸侯見侵削無已即使錯為吳楚謀亦必有不能自安者况以吳之國富兵強懷不軌者數十年而錯與以稱兵之名有不假誅錯以起者乎而錯反欲因以治盜故使盜出生入死間以急讒是則史公所謂變古敵常為之不以漸者盡之矣夫以周公之親而且聖成王猶疑於流言况錯不預定濟難之策而輕發難端七國同叛景帝有不搖惑者哉不然帝素親錯安得以盜一言而遂加族誅耶然而錯之進用也以術教皇太子景帝自為太子時已守其教故其誅錯也使中尉呂錯紹載行市而錯殊不知然則錯之所以自禍者乃即其所以自進者歟

書權書十後

老蘇論項籍戰於鉅鹿為慮不長量不大實兆垓下之死以為宜急引軍趨秦及鋒用之而引田忌救趙疾趨大梁已事以為說又以亡秦之守與沛公之守沛公之攻與項王之攻較善否而決其必可入關吾按時度勢知其為書生遊談無

小傳述事文類  
當事實也。當二世之初，天下土崩，故以陳王之猜慮，用文之庸妄而殺守尉令丞，以應者千里相望。不數月，遂率眾數十萬入關，軍戲下。時秦幾亡，然章邯請赦驪山刑徒，授兵以擊丈三戰，遂斬於滎池。又敗田臧於敖倉，破李歸於滎陽，走鄧說於郟，五逢於許，又擊破房君張賀，遂殺陳王於城父，滅魏王咎於臨濟，而項梁繼起最知名。邯既屢勝，又得攸翳益兵之助，遂破殺梁於定陶，乘勝渡河，擊趙，隳其故都，圍之於鉅鹿。於是郡縣舊為諸侯徇下者，皆復於秦城守。以沛公項羽之善攻戰，至不能下外黃，陳留而謂羽引兵徑西為必可入關乎。夫田忌以強齊與魏接壤，其時魏境不及千里，四面為

戰國，故重兵在外，而強隣直侵國都，其勢不得不釋趙。至秦楚之際，諸侯皆新造，當漢王入關之後，秦所亡失至夥矣。而富尚十倍天下，及漢王與楚相持，京索間數破敗，蕭何遣關中未附，輒以大振，而老蘇以齊魏為比，謂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者，舛矣。况沛公之得入關也，實藉勢於鉅鹿，稽其奉懷王命而西也。以二世三年十月，羽以十一月矯殺鄉子冠軍。十二月大破秦軍鉅鹿下，端月虜王離，沛公乃引兵西至昌邑，合彭越軍攻秦軍，戰仍不利。還至栗，并剛武侯軍，又合魏將皇欣、武蒲軍攻昌邑，仍不拔。二月，羽又攻章邯，邯軍却於是秦河北之軍盡大敗。沛公乃能襲陳留，取積粟，連破秦將

小傳述事之類  
楊熊軍屠潁陽略韓地破南陽守薊於犍東六月邯約降未  
定而羽遣蒲將軍急擊再破之又自擊大破之七月章邯降  
南陽守薊乃以宛下沛公而趙高作敵為弑逆然沛公猶四  
戰而後得至灞上故沛公自謂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  
意能先入關破秦者非飾言也况邯雖前後十餘敗而吏卒  
尚二十餘萬皆續發秦之銳士非初將刑徒之比泣言趙高  
明其降非力屈也且邯之用兵略與羽同非羽固莫可當邯  
者當項梁既破懷王本虛名無足重輕唯張耳陳餘最賢恐  
安集稍久得以距河自固故以別軍夾壁於城陽杠里以收  
梁威楚而自以大軍擊破趙張耳奉王歇棄都走保鉅鹿而

陳餘收常山兵數萬與諸侯救兵俱壁鉅鹿北莫敢縱故邯  
使別將王離涉間圍鉅鹿而自軍其南挾重勢以制諸侯之  
師羽之戰鉅鹿也先遣當陽君蒲將軍將二萬渡河戰數有  
利乃引大軍從之用當陽君以少敗衆之鋒而大軍藉勢追  
壓圍王離絕甬道遮斷章邯之大軍使王離腹背受敵犯偏  
而攻瑕故功必成故邯乘屢勝之威而不縱大軍擊鉅鹿北  
之十餘壁羽持必死之志而不犯邯軍於棘原者凡以兵機  
之變爭於俄頃非極持重則倉猝或生得失也果如老蘇所  
言急引兵西秦當迭勝之後士氣百倍梁韓之郊名都十數  
徑西則堅城議其後攻城則力不能拔而鉅鹿去彭城僅數

百里邯留他將持趙而選鋒急走彭城所謂罷墟虎穴搏其子虎返而碎於罷者喻此乃為切當耳然羽自破秦軍於鉅鹿諸侯盡屬又降邯於殷墟距函谷僅千里乘勝逐前則入關仍先於沛公兵法曰得車十乘以上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戰勝而益強又曰兵聞拙速不聞巧久然則羽之喜兵法而不肯竟學者乃天之所以為賢者驅除難歟

卷

練鄉兵對

嘉慶丁巳季秋既望世臣謁大興朱家宰於皖江節署家宰喟然曰楚豫匪勢猖獗糜爛人民安徽西接黃州北連固始勢若處堂吾子亦有萬全之策可近護桑梓而遠戢妖氛者乎世臣對曰為政之道先戒為寶家宰戒之矣觀今之勢不強民而今不擾民而強者莫若練鄉兵家宰曰今勢極苦無食文銷不能募捕莫應則鄉兵之練費將焉出世臣曰川楚初招鄉勇人日給錢二百推鋒有績世臣則竊笑之卒有新野竹谿之役者勢然也今仿行其法即多募義急公之士捐餉數十百萬以招集無賴散處鄉邑皆恐練之

小侯過段文和  
未成而安徽已敗也。行世臣之法，匝月間安徽費不及銀三十萬，可得勝兵五十萬。家宰曰：甚哉！吾子說之奇，而震人也。果鑿鑿可行。老夫願從爾後也。世臣曰：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不忠不智，皆世臣所不敢出。且邱墓之邦，家宰為之棟棟之隆，世臣所庇也。竊惟鄉兵之練也，上下均其利，乃利則未收，而先已不勝。夫害者則以制之，未得其術也。昌黎之言利詳矣，而未睹其害。趙完璧五擾之說，止見一偏。夫必盡知其病者，乃能收其利。蓋民無所餌，則不應命。人給以糧，則不繼其病。一籍農為兵，勢不能集城而教習。逆棟園枝，仗鈍弱，罰不可勝。罰勝則激其病，二強梁之徒，授

以兇械，欺凌爭鬥，滋生獄訟，其病三。其率長總領兵衆，挾持官吏，短長少不稱意，則橫呼狂嘯，桀驁難馴，其病四。汙吏激之，奸民煽之，或至不測，其病五。為寇集衆，鹵莽撥調，彼既無所顧戀，遇敵輒潰，其病六。寇賊既戢，鄉兵當罷，不能歸業，善後為難，其病七。慮茲七病，而不得制之之術，故議多中沮。而鄉兵之利，更代莫收。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江皖民多勁愷，慤直好氣，矜鮮有詭黠，不可馴馭之輩，宜明飭守令，實力奉行。後法課績，視為殿最，令下卅縣，於文到五日內，即行詳切示諭。十日外，即自備日需，減從下鄉，乘馬習勞，以身先衆。喚集附近各村知事，矜耆為人推重者，賜坐與食，面行愷宣。

哉乎

揀

盜賊之害團結之利使衆庶曉然共信官長為民籌畫保全之至計而無調遣陣鬥之患嘗見村庄延教師演拳棒子弟無不踴躍旁觀亦見獵心喜而同演習者其患難救援不啻手足况乎官為置師以懲勸其前又鄰有寇氛以怵惕其後而不欣然從事者巡鄉時一面給門牌查戶口略改十家為甲之法以二十五丁為一甲其業儒及行賈者不與立其素為衆服者為甲首甲冊成乃議派兵古法三丁抽一今州縣十六以上五十以下之丁壯常過十萬五而派一則邑可二萬人家有六丁則正派一人餘與別戶合派戶一二丁者并戶派人輪操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置長即以甲首揀點兼

督教閱不附兵額憂患相卹善惡相保同兩人素有仇怨長為解之坊郭工商一律編派兵法四兩為卒鄉兵若置卒長恐聚人較多難制故相卹相保至兩而止二兩一師令擇兵之能者或武生及邑之有材技者充當優給餼食於農暇教以技仗步伍器械用長槍倭刀腰弩就材分習齊眉棍令皆習之壽蒙平原近賊烽處加習竹籜狼筈烏鎗過山鳥一切火藥器具仍禁民家不得藏造穎鳳廬六家有器械他處官酌造給費不敷則用纏竹鎗合竹弓柳條箭貧富必均其役古富者出財貧者出力之說斷不可用其有好義願輸備兵需者從優獎勵不願者不強各兩彙冊呈令令核總冊割



小侯選錄文粹  
為幾鄉合兵千餘人於各鄉度曠地為演武場每季就閱清冊內但記家長姓名其丁多當出兵兩名者兩行記名丁少與他戶合派一兵者兩名並記二行其家願隨師學習者皆聽值季輪派應閱之人兩長臨操呈單備點閱後於清冊原名下注云某季某人應閱暗記其能否以備查核每單止二十五人兩長可以立辦其師之名則注於每兩之冊端閱時不精技仗坐師不遵約束坐長優等多者師與長有賞凡令下鄉閱兵甲日閱子鄉發丑鄉牌乙日閱丑鄉發寅鄉牌鄉里既無驛騷又使人莫測定期平時不致怠廢閱法比營卒賞差厚罰差薄行之必信其克橫滋事為民物害者兩長白

於閱時據律即申請褒異按於營標效用以明收材力之益陰除驚悍之害且各州縣俱有豪在大府籍有急易以聯屬閱畢照文課例榜示優等於鄉蓋兵有常数而無常人則無逃籍與無事而食之弊而有人皆習兵兵皆可用之效又仿古更樓之法增損之每二兩而聯一更更各植高竿一使可揭燈夜以五人執仗擊柝巡之度地形使數更聯為一會夜有盜賊即懸燈擊鑼下更應聲則起賊處止擊下更望燈即應懸如法直巡人分守隘路賊既執則某處先落燈餘以次落見燈聞鑼而不應同會議定罰例戲以驚人者罰出合會巡夜酒麵燈油錢部勒粗就則議罰兩為里約以百家立衆

小侯選歸文和  
推知事者為里長舉行保甲鄉約各令典并仿古義倉之制  
諭同里隨力輸成公堂以備脩添器械令閱兩載之後守於  
仲冬就縣一閱賞罰揀擢法皆如令并責令成甲日下諭各  
鄉使丙日來閱戊日即返人往來三日公堂給費二百四十  
文每里所需歲不過錢三十千文捐公自利不經吏手勸諭  
應不甚難也公費漸多則勸貯粟糶糶備災歉皆里長主其  
事而令稽其籍封疆大吏時差親信人員廉察守令勤惰於  
大計外叅保其尤以示勸懲夫家結為伍伍結為兩比戶相  
為保卹雖無賴群橫所向而皆遇其敵流聞風勢必遠竄來  
則人自為戰據拒之易易耳本境苟有稂莠則無所得而

策  
必成擒又可以默消覬覦相率改過以自崇正業是故農事  
不廢而鄉里日睦追胥漸息而教化可行也永守不隳治道  
在是更無容憂罷散矣夫民習戰鬥則心能自固而流言不  
能以搖惑練有法制則人皆遵節而鳥合不至於放縱計一  
載造冊獎賞之費於官者若干而什伍知方城郭不露若網  
在綱唯吾指使七病盡去收利無窮雖古之靜能守其所固  
動能成其所欲者亦不出此矣且城者所以守地郊鄙雖入  
保得全而室家無復舊境况今城中類皆稠密一旦有警則  
唯坐視鄉民之流離顛沛而莫能為策如何其不早立苞桑  
之計也哉安徽現屬平靖尚可及也近乃調兵遠戍使齊民

於是

小侯選歸文和  
驚恐奸民得肆其詭言。毋乃為非計乎。然而教技仗嚴。步伍不得其術。終亦無濟於實用。凡一切製器及鄉政條教。茲皆未及詳。唯冢宰察訓之。冢宰曰：善。吾老其材，充其氣，以儲大用。洛陽年少不足多矣。世臣謝不敏而退。越二日，冢宰命筆為書，以獻。卒為臬使，所格不果行。

安江賊對

獻鄉兵議之。明日，冢宰曰：斯事體大同，官意見不諧，非吾所辦也。近皖境江面五百里，水盜縱橫，或言楚北停運，水手滋擾。或言安陸漢陽告急，匪勢甚熾，意欲逐東。此其嚆矢，舟商纜賈，剽掠及身，野渡村漁，斗米斤鹽，皆見攘奪。兵棄巡江，曾

未遠城，裂檄碎舟，日常數輩，斯事甚急。子為我策之。世臣對曰：楚運停已三載，為盜不俟今日。匪果欲東，勢可直下，無須先聲。且潛匪入境，必約期分匿，待大股齊發，斷無漫肆小劫之理。此不過安漢難民流喘殘生耳。夫流民弱則丐，強則劫。自古為然。今江面五百里，而水賊不下數千，措置或失，岌岌之勢也。以世臣之策行之，旬日間可不誅一人，而江賊自盡。且收以為利，然進其愚忠，冢宰不能用也。安徽憂賊東下，共捐銀五萬兩，議招水軍而未決。夫投軍者皆無藉，丐且不習水，出江而伏，嘔者十三四。今江賊皆楚人，長於舟楫，慮無五十以上，二十以下者，性剽氣悍，自兵興，應募充勇，見干戈

小傳述略文種  
習技仗被賊奔流進退無路近日商艦結幫而行日中而止  
劫掠不便故小舟米鹽一切剽取亦足明其為饑所驅非素  
習劫人者已今誠設重募於各口懸格愷諭招應水軍彼前  
得安生後遠死法其從令不待讀檄之畢也懷之以恩簡其  
強而知事者別為哨長以領其屬派幹弁分轄教習萬一有  
警彼其父母妻子皆被匪毒其恨匪深入骨髓因其情而撫  
用之倍于常兵無容以楚人而疑有奸也此與招瓦丐不習  
水者功利相百也冢宰曰善然安徽無戰艦人言每樓船一  
費五六千兩故招水軍歷三月而議未定行吾子之法江賊  
安誠可必或言不備戰艦猶無用也造之則費無出奈何對

曰非唯費不支也亦日不暇給樓艦之制高二丈五寸長十  
丈櫓檣拍竿非期不成此古人侮亡之師非應急之用也今  
以意創分水龍百艘艘用銀百五十兩耳其制船底尖兩頭  
銳如梭度載人水痕所及上五寸置轂貫船外着輪夾船船  
二轂輪員齒板舟中發轂以足如水車法平捺棍出走圍如  
太平船式外垂板衛輪及水二寸以藏行艦之機上架單梁  
蓋牛皮幔如木驢以禦砲矢旁開銃櫓左右各置三子穿山  
鳥一上屬之梁入船巷而發無不碎者皮滑頂尖不能鈎着  
往來梭織倏忽如飛無桅倉不受風力以輪分浪極穩其發  
飛鳳筒者去幔筒增損古法以竹圍四寸長尺四寸五寸上

去節炎取汗令極圓平礮水浸透使不粘火取四層錢落之  
薄而大者和潮腦松香斑毛膠為小餅雜今花炮藥最上者  
實之人三筒高可十餘丈藥餅附物無不粘焚者得此截江  
雖精兵十萬不能飛渡也冢宰曰善世臣曰招安三數千人  
五萬之餉僅支七八月耳冢宰曰然如何世臣曰嘉慶紀年  
以來八卦門外新洲出水濶約三里長約十里大漲不沒洲  
頂其傍水深處不過二尺是可圍為也宜查明有無人報水  
影妥置歸公應招人今冬且使住營習規制及一切技仗不  
可遽勞致生惰曠之心開春正二月間春漲未至時出令圍  
洲分段督工堤厚一丈高五尺外修清丈以方五畝為畛約

二尺應  
是二丈

可得田萬五千畝人給一區動借公帑無礙之項優給牛種  
鋤棚督令出屯且洲勢抱城土游實為最要與屯其上尤得  
地利成熟時十分取二貯公以備潦歲給餉陸續製備軍裝  
一收之後人有恒產各懷安居則善建不拔者矣冢宰曰善  
翌日語長洲宋兵備鎔曰包生真奇才其言應變不窮確鑿  
無飾說然老夫旦夕且去此未即用也兵備退謂世臣曰吾  
子說又不行矣江賊吾責也為吾思其次世臣曰是有驅之  
而已行吾法十日內江亦可靖賊船皆楚中雙飛燕易辦總  
計其人雖多然分散港夾曾無銜尾聯柁至十艘者每四五  
人是大群才三四十人耳賊畏死與人同舟小不耐風浪難

小傳述身文和  
桂江宿也宜飭本屬移書臬司轉飭江北卅縣一體捐廉添  
捕移營勒兵協防但守港口不出巡江計五百里南北港夾  
可宿船者不過四十餘處共十一卅縣分之每邑止四五處  
每處漁船百數日輪十五船應用三人一船每縣兵役約二  
百人旬日費不過二百兩曾未足辦一宗盜案耳疊示張掛  
港口凡雙飛燕來不許入港違者捕擊彼必奔前港又不得  
入各覓便地暫宿不能聚集定謀又無可掠取必東下去安  
境矣若江蘇仿此行之當窘而入海耳庶幾下策之得也兵  
備從之不及半月江安二境舟行者俱無恙

安吳四種卷第三十

齊民四術卷第六

籌楚邊對

嘉慶三年十月世臣應陳祭酒之招至湖北友人傅臥雲言  
世臣知兵事有奇略於湖北布政使祖公之望祖公枉顧世  
臣詢答祖公延至密室屏侍者而告曰自嘉慶紀年兵興楚  
北最為糜爛賊烽近雖少遠然奸民伏莽隨處皆是制軍防  
竹溪撫軍防巴東提軍防興山與秦蜀接壤之處深巖密壑  
袤延千里節節立卡合計兵勇尚五六萬人而昕夕驚恐流

言日至從前招聚鄉勇節次裁撤數不下二十餘萬。鄖襄荆宜四郡或數十里無人烟。裁撤之勇無業可歸，流徙攘竊，在在可虞。藩庫現存款不過五十萬，連扣存報銷軍需部費十七八萬，尚不足七十萬。各省調撥無餘，司農幾於仰屋。此間名為省垣存兵，不過數百人。各郡邑或至不敷看守門管勢同火上厝薪，焚如立至。君子亦有奇策，可以保護疆域使之少安者乎？世臣對曰：智者常因敗以立功，豈止少安而已乎？今春二麥大熟，漢口近在隔江，存糧不下二千萬石。有鉄行十三家，鉄匠五千餘名。又饒商之所聚，庫內存扣銀兩，介公私之間，是可動用。閣下再作札致饒使，截饒商之課十數萬。

合銀三十萬兩，以十萬兩買二麥，以三萬兩買鉄行之鐵督。各匠晝夜趕造農器數十萬事，約工價五萬。一面通飭各州縣出示招散勇之流亡者，妥為資送，前赴襄鄖。一面派委曾帶鄉勇為衆所信服之文員，前往度地勢，揀屯每屯相去以五七里為度，使聲勢連絡，無論逆產及逃亡遺產，每人給地二三十畝，農器二三具，籽種口糧若干。漫撒麥種，即就墟落居住，不必別搭棚屋。若輩久經陣戰，大率有胆力，無家室，防兵為其藩籬，年底必可播種齊全。正二月間稍集什伍演習技藝，以助防兵之氣。其地荒已二年，收成必倍比。及夏初賊匪探知麥熟，并力晞突，以逸待勞，其勢必敗。威聲一振，可以

扼要設防漸減塹山之守一麥之後人各擁穀數十石已有  
固志官運其半赴漢口糶賣為置牛具秋後酌收五分之一  
就近撥濟防兵口食即在各兵應得糧餉內扣收以歸原款  
楚北行之有效秦蜀必相繼仿行各屯力足自守則兵可專  
意剿辦賊內不能耕外無可掠聚眾益多其勢愈熾然後開  
以生路勸撫兼施芒盡霧消可翹足而待也祖公曰善囑條  
具六事上之兩湖總督景伯景伯以示襄陽知府知府問之  
曰楚北兵興三載動用錢糧六千萬將來不能報銷者約十  
之五均指此產以為彌補今招集無賴以興屯田其成否既  
不可知而報銷窒礙恐大府將受無窮之累也景伯以為然

### 遂駁其牘

#### 說城

城以守地臺以守城築城而不足守是勞民於無用之地也  
俗儒無識以兵為忌則城為虛器矣夫臺者以實擊虛故兵  
法曰百樓不攻樓左右十丈長兵及百樓則二千丈之城已  
凡臺必出城丈五尺以上或員或銳無使露角址視城低丈  
許曲級而下虛墻齊城使人不能攀越也平址開礮眼間二  
尺而一眼外方尺內方尺五寸平人目開竇外方七寸內方  
尺常以畫板如磚形蔽之女墻下為層級高一尺厚三尺備  
坐且為固也址上尺六寸開堦濶二尺內侈之使人技可施



堞高如人厚一磚城面廣丈二尺以上每十堞礮眼二石堆  
四地近者逼址使游水無所施力遠者使可築垣施屯橋宜  
濶而短丈五尺以外人不能超而已城上下差以中每高  
丈則外斂二尺五寸內斂尺五寸使漏水不能傷有傾朽不  
至坍塌櫓址逼女牆飛簷外出可以縋引上下櫓必六面前  
面平左右前角迤殺左右後角及後面平前三面置扇蔽軒  
下斜向外推之足以遠瞭收之足以自衛每門二柵必嚴啟  
閉居常不使人登望長官巡城入柵即閉不得縱人隨觀以  
備不虞所見城以百數平原則荆卅為善倚山傍水則武昌  
東流亦名哲之址至拙莫如江寧宜其一傳而萃也堪輿之

理信矣明祖見鍾山西麓止太平門門北蔣王廟一帶山岡  
悉直西奔江濱乃翻身南行逆上至北郭山與獅子山交牙  
雖環抱完固然低小恐江風灌腦故別築紫禁城於鍾山正  
南而廣舊城至獅子山以截江路自以為形勢理氣兩得之  
矣不知繞江諸山較鍾山不及半而視北極閣則倍高六朝  
宮殿當北極閣之前西岸老龍山環抱恰好並不受江風侵  
劫其所以不久易姓者以鍾山火盛鑠金故耳而明祖反依  
鍾山以築宮殿鍾山高絕諸山火未轉化江風正刮其頂豈  
不悖哉又金城廣至六十餘里且週環不設臺櫓乘城者須  
以策慮夫堰白河下關二口則迤南半城懸釜而炊矣且峻

過六丈孱矢石之力。採眼僅能徑尺。採下五尺高。捲人肩。又何謬也。若北據後湖。東包覆舟山。西包百子亭。南據內橋。毀南唐舊城。復秦淮故道。則南自桃花塢。以西北自城坊門。以東皆吾亭障矣。又據北郭山。西南迤至獅子山。為倉城。以便運道。而截江路。遷句容治於龍潭。以聯京口。分設縣治于仙人磯。三山營之間。以接歷陽。則固圻輔之道也。乃以都城倚江。自防東南空地。皆二百里。故兵自淮來者。敵洪澤湖。出明光集。徇橋頭。則牛渚失險。下邳溝。趨真州。出沙漫州。則京口無益。敵高郵湖。徇六合。出浦口。則城都自戰矣。外失指臂之形。內失固守之勢。豈有倖歟。凡築城。當擇張山食水之處。則洋寬土厚。水曲沅暢。後山豐坦。左右環抱。則生人忠信。而富饒。斯可守也。若前後俱有高山。中開平原者。是名囚垣。不可用。凡城後有山。宜跨分水。以為固城。前有山。近者徇麓。曲折為垣。遠宜在三四里外。斷要途為亭障。若後山虛出。則瞰城失勢。前山壓城。是為敵築堙也。皆不可守。其高巖環繞。周匝者。於隘口累石為關。以資啟閉。不必建城。凡平洋築城。必凹凸環顧。殺轉句繞。兩凸之間。穿山鳥力所及。又相直也。凹處按步加敵臺。以聯之。凸者皆內狹。而直外濶。而員。如人鼻形。月城門。傍直狹處。兩面開之。則敵不能焚門矣。礮眼必量火路。以便照星。其地勢高下不齊。以滾水壩堰水為凜者。必築直臺。

小傳述略文和  
壓堰跨壩出水則敵不能奪壩決湟且資左右策應也凡作  
磚法長尺四寸濶七寸厚三寸五分用浙米水煮沸和泥日  
下模而陰乾之斷性燒青必煮凡築錯砌下土按層三磚而  
一築以糯米薄粥雜和之外板差以勻使磚與土牽互如一  
則盡善矣寧小母大寧卑母峻以高城之力浚深廣池有餘  
而功倍之要於此矣

郡縣戎政 疏下卷之三

知縣檢圖巡境必先明要害控御之地間徑出入之所凡我  
據其地而賊不得過者為要地我據其地而左右可過之地  
賊不敢過懼我抄截其後者為害地不明間徑則要害之險

失已宜繪總圖將要害間徑貼說詳切知府同 今屯田虛  
名官田實皆民賣買過業過糧不可追詰藩司當飭各縣查  
荒蕪平田地塌無主無糧山場沿河堤平塌其二千畝以下  
即屬該縣酌輸墾以裕公費三千畝以上歸屯仍留近城一  
千畝畀縣知縣將現在充役差壯快三班人校挑擇其年四  
十五以下二十以上或力能舉二百斤及有手技者署役餘  
發歸業其無業可歸及願遷屯田者妥酌安置挑不及額者  
虛其缺以俟選補知府將現撥歸標兵丁照縣役挑例處分  
司標如之 凡江河新漲洲瀨皆歸公毋許奸民指報水影  
致滋爭鬥其傍水田地有冲塌者該長吏即時檢明申報除

以管作故



科歲終咨部 凡請遷與無業安置屯田者計口給荒田四畝其單丁則給八畝鋤種牛糧官給有差以收成一熟為度督令樹藝畜收成熟以為世業惟不聽典賣絕者歸於官丁耗者歸於官其竹樹仍歲收其租十之三以一分修兵械二分充公皆田二十畝而徵兵一人其單丁給八畝者則三年一輪上值該轄輪上時聽雇借與人耕種其以罪遷者一屯一值任撥調不為世業其子入屯受田者除為良用常人例凡標屯役法皆同五人中擇一心地明白應答周詳者為伍長廿五人擇一身長技高才能服眾者為兩長每兩擇置一師伍長給腰旗一面竿長五尺旗方二尺不執仗鼓懸於

肩措抱腰一刀三面為隊隊長旗六尺左右各一人不執仗分執鉦鼓長持鐸凡授仗四十以上習弓矢以下習長鎗齊眉棍有差俱帶倭單刀一口徧習其法仍教投石前後平俯以一斤以上去十丈命中為度凡屯皆擇地種柘白楊毛竹苦竹桂竹有差縣亦如之其土地所宜及樹藝法詳農政以十一月斬為仗柘條直而性堅忍且易長中鎗棒弓幹約縣五百具桂竹于中伐月雨後斬之和汁破為四五不斷以羊腸裹之加漆再重亞於白蠟凡鎗刃宜利有脊闊徑寸而上下殺之長不過二寸重不過一兩竿宜頭軟腰硬尾粗又毛竹取其精者為絲方二分二十莖為骨加漆以水竹篾

小儀遊降文  
纏之置池中浸一月取出以老油油透外纏毛竹篾緊簇一  
層浸油如前又纏約以徑握為度浸油至五次則妙無比矣  
毛竹取精者兩片合弓幹如筋角法裡層較外層厚殺五分  
之二上下二層中皆畧抽薄加鉄胎嵌膠如法當弣處皮  
為手握形如法兩頭以胎骨外周匝裹之胎三濶兩狹弓兩  
頭各鑿一孔以精銅固束出環以牛筋為弦以精銅鈎屬之  
以張白楊苦竹皆可為矢翎膠如法或以精銅裹弣刻為額  
以上弦凡箭鏃以透甲錐為妙鏃本可包桿末則無中堅食  
鏃之弊鏃深入桿者約五寸桿中粗兩頭殺扣深沒弦三之  
二箭以人之左臂自脇窩直量至中指指出二寸為度弓以殼

等箭略讓鏃出寸為度弓大者張弦去弣五寸小者四寸半  
或竹弓皆灸去汗刮黃淨尤須兩頭節平上下紋合乃合弓  
合就以生漆漆兩重凡弓重十斤者箭重八分兩之一以此  
差之約縣弓百張矢千枝又為弩百床苦竹削銳其頭為弩  
矢焦粗糠熟之說以沸油煎之入堅而不折約萬枝凡仗力  
輕重皆為三等縣屯皆以漸籌造貯庫俟仗備凡得舉者皆  
給弓一矢十為獎其行射禮弓如今法縣二十張號令旗  
鼓鉦喇叭唢囉皆同鑼鉦凡正行聲鉦鉦一聲喇叭吹擺蕩  
者令下營營成而鉦發乃造飯再發吃飯三發拔營鼓發啟  
行正行間鉦一聲喇叭吹天鷲聲者勒陣鼓鉦邊植麾將旗也

則裨率授旗鼓於輔而秉節以入陣中受令焉令校則兩長  
隊長入陳皆執腰旗裨長復其位聲鐸鼓則前噶囉發則噪鐸喇叭並  
發則執旗者望麾所指而以已旗指之卒從方以前鐸喇叭  
鼓並發則騎出鉦則止弊麾復伐鼓植麾此轉陣也重鉦則  
退營內無鉦而喇叭吹擺盪者放樵汲無鉦而喇叭吹天鷲  
聲者收入營陳內無鉦而喇叭吹擺盪者放挑陣無鉦而喇  
叭吹天鷲者探報入而將更令也自令尉閱其轄皆令習之  
凡旗之用一曰導其變有三曰植曰弊曰麾其別自大將至  
伍長有差鼓之用二曰進曰門其異名曰鞞用以令鼓其別  
自大將至兩長有差鉦之用二曰止曰退其別自大將至隊

長有差鐸之用一曰傳令將有令而先申之以警耳也鉦喇  
叭之用皆以發易號令也噶囉之用二曰噪曰發騎其步伍  
營陳之法詳雄淵較射掌號引弓號聲色而鼓聞鼓乃發  
違節者答二十三箭不一中者視之皆以五人同射一靶較  
弩灑同凡城垣傾壞當脩築者法詳城說府度宜畜牧  
之地一區與諸縣營屯合公養馬以充武備濟公費嚴禁牧  
子殺賣授以牧法詳畜牧

今教場直北設將臺南向臺左為旗臺西向直南設營門  
其闊也十人之長以皮插觀旗於背無方色手執烏鉦立  
於伍人之前裨率皆會使吏請主將再返將乘大輿四人

小傳述略  
弁鎧從至營門衆夾道跪輿至旗臺降向東祭旗畢遂升  
將臺坐冬襲重裘熾炭於案右夏登座即除涼帽俊童執  
羽扇揮其後率各引兵一簇環場旁走遂北向為員陳無  
步伍以銃聲相屬為度將臺右階一率以紅旗霍霍揮之  
旗臺前一吏持雙杓擊鼓聲無數烏銃皆放烟焰迷茫頃  
陣中出鎗手數人鎗長不過六尺盤旋擊刺又出籐牌數  
人口交呼殺三合交入陳遂撤伍乃校銃箭械之精窳肥  
之遠近放之遲速皆不問惟聽鼓以記其中否而已又一  
人連三四次唱名應校將不知亦不問也寒暑則令減數  
以為恩乃校長率以騎射人箭一枝遂導引升輿去衆跪

送如初推求其故自明末迄今皆尚野戰所謂大將仍一  
夫之用其能選精勇數十百人為親兵名曰戈什哈恃以  
陷堅嘗陣則為善者其主帥但能不斷盜糧餉不行賄賂  
請託有功者得收錄即為名將非有不可敗之節料敵先  
勝之智使三軍若使一人之武也專城之未經兵革者倚  
職牟利以捺演為具文老於行陣者尤視為俳優角戲甚  
者謂古兵法不復可用故當跳梁小醜以力相角尚可倖  
成設遇有制之敵貪利者冒進而無繼畏難者苟退而疑  
衆堅瑕雜糅未有不一敗塗地者矣嘉慶己未夏予從叅  
贊入蜀至巴東校閱楚撫營防兵畢叅贊曰吾子視此陣

小儀通釋文  
勢可謂嫻熟否。余曰：吳子有言：將專主旗鼓耳。夫教者所以習戰閱者，所以驗教也。今帥閱而無旗鼓，何以兵參贊？曰：何謂也？曰：凡陣皆向敵，則今日置鼓之所，正異日敵陣中耳。旗鼓者，將之大命。三軍之所待而動，今以一小吏主之，去將數十步，揮擊無數軍士，自聚自散，非視聽所屬也。何謂有旗鼓哉？參贊曰：善。如何？余曰：古者入軍門，則用軍禮，周法弊旗而誅，復至斬牲，以左右狗，乃教以進坐趨走，以表為節。最後三發三刺，遂以鼓退。漢唐故事，天子講武，躬擐甲冑，持仗介馬勒陣，巡三匝而駐於華，甚者以軍容不肅，斬狗本兵。通典載：天子大閱，前期除地為場，場北為

壇，至期設大次，御座於壇南向。天子戎輅入，就次以觀。自本兵大帥皆介冑，持仗立陣，勒兵以誓。誓徧舉旗鼓，進止畧如周法，所以同勞苦，作武毅也。自後寔失其意，將率矜貴，乃仿御座設將臺，并屋之以避寒暑，迎陣以觀，而旗鼓之權乃委裨副。裨副之位已尊，又復趾泣戎事，展轉驕佚，遂歸率吏。武人悍卒，日益無識，慮旗鼓在中陣，則前軍無由聞見，乃移於臺前，迎陣以教。進止凌遲，既久，遂至今日。夫安養輿座，過於閨幃，考校步伍，踈於吏率，耳目所習，莫加覺察，蓋中陣麾擊，古無明文，畧跡逆志，默契非易。夫大將居中，樹五色麾，秉枹，建晉鼓，指示之威，非徧也。如前



聽

軍回首以望旗傾耳以審鼓則首已懸於敵旌矣蓋視將  
麾聽將鼓者裨副視裨視聽裨副者旅帥視聽旅帥者卒  
率視聽卒率者隊兩之長也長之旗鼓又責技擊上材所  
不能故兩長執旗以上惟以短兵自衛叅贊曰善然中陣  
閱校何以知前列之能否余曰發策決敵人之機望塵決  
敵人之勢敵人開閣必速入之矧前行之能否哉叅贊斷  
曰請究其說余曰國制雖以漢兵隸綠營脩木色然旗邊  
可鑲方色以別隊閱時乘馬入營門祭纛振鐸而誓中陣  
部勒麾為二以挑陣為迭合之勢將自巡陣督戰執小麾  
仗劔壯士四人嚴兵以從左右夾衛以觀出入隊伍交格

兵刃之狀且將自熟置身於鋒刃之場亦足以習其胆智  
也其吏士離散步伍錯敵技擊鬆懈決罰有差使上下各  
知其職屬於戰心屬於令則庶幾矣夫素習於治臨戰而  
敵素習以敵其如之何以今之法御今之人食累世之糧  
聞微而泣守百仞之卡望塵而奔不亦宜乎叅贊曰戚氏  
謂教兵者練重於搯搯者演習其法練者課授其技如子  
所言猶搯之事耳余曰否否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成周之教兵也以六禮教其進止晉文之教民以義以  
信孫子曰教令不明將之罪也吳子尉繚子教兵以旗鼓  
進退不言技擊控引也夫鎗棒投射之師隨在有之長筋

骨之術隨人知之將但當廣募精考授以伍法使偏帥責其成而時督課之耳乃以之當練為大將教兵之要戚氏所以終為武夫也夫步仗以練其手足旗鼓以練其耳目賞罰什伍以練其心而練之要盡矣郭李治兵易將而潰齊趙技擊遇秦而廢豈其技之不善哉夫戎事之要進止分合兵習其變將制其節故曰三軍之命在于枹端也雖然尤貴於簡簡則士卒易習雍正中李穆堂為廣西巡撫編號令為口訣以授標兵者則庶幾矣叅贊曰善以賊警方亟未敢更張未幾余亦告去今紀郡縣戎政既條別號令之宜懼其狃于習而昧于用也故追述此語著於篇

入蜀行三日至七里卡聞夔道梗卡有七摩伊

猶言領隊軍中稱謂

如各領兵勇一萬余欲揀兵一千以行叅贊以為少余謂

揀則一可當十叅贊曰經畧來促甚急揀此兵非十日不

可姑以兵二千行耳余曰公能聽所為明日食時為公集

之叅贊笑曰吾子毋太易事余曰公能從而事不集者有

軍法叅贊曰何以出此言吾子姑行之耳余乃檄甲喇太

猶言翼長帥移會各摩伊每哨備六尺竹竿二根三百觔

石二塊明早伺於教場而別告營伍處畧如巡捕而事權較重甲喇大之屬

也各摩伊營伍處各備五尺六寸竹竿二根二百四十

觔石二塊以俟令明早叅贊率七摩伊至教場為余設幄

於將臺少東遂下令曰植六尺竹竿量兵勇身材中度者  
上將臺試舉三百觔石其長不中度而力舉三百觔石者  
自赴將臺報名候試未及午而揀畢得八百人其長不及  
度者才二十之一叅贊回帳迎拜曰不知吾子神機如此  
老夫經兵事四十年未嘗見也但不及千人奈何予曰八  
百人者恐摩伊未必肯放耳揀出精勇則餘皆羸弱七摩  
伊如夢初醒必不聽將行也語次七摩伊上謁長跪求留  
所揀兵叅贊曰吾友已言及此諸公同就吾友商之余曰  
留半與諸公叅贊不可余曰尚有二等冊未來當可得數  
倍於一等少頃冊至有二千人予乃出檄草條別馬步技  
仗使甲喇大會各摩伊分揀之以一等三百人二等六百  
人行行者一等給三餉二等給倍餉留者加餉半之叅贊  
以是委任甚摯行至老鴉壩而王連登以四萬人營白土  
坡塞去路予為奇策叅贊不從而叅贊酒中漏其語予  
乃揚其說次日王連登遁予自此已決去至達州故忤經  
畧叅贊乃聽予行附記於此以為倉卒集兵者發凡焉

### 畿輔形勢論

嘉慶十四年春隨計赴都試事畢訪檀柘大覺之勝遂由西  
山傍邊墻歷易州懷來赤峯密雲順義香河諸邑之郊者半  
月入城求輿地全圖以形家言核之形勝緒作為天下冠始

知明人安能起春之說為大刺謬也。儒家言聚人以財，形家言山主人水主財，水上其堂則財賦歸之，故都於建業者能轄西南萬里之九真，日南而不能統東北三百里之淮陰，即東北百餘里之廣陵亦時得時失，以淮水北去餘分下邳溝以入江者無幾故也。南幹自慈嶺分支繞滇粵逾五嶺以至黃山走天目繞震澤渡廣通壩起茅山倒鉤食江水而結於北山石尖峯二為廉貞體，跌覆舟山為培塿土起雞鳴寺北極閣走馬西獻天金六朝宮殿北近兩山火大土小金被火鑠故一再傳而草，革命之時宗室殲戮無存而市不易肆士大夫各仍舊列及南唐移牙城於此門橋之南中跨秦淮起

宮殿於今鍾山書院之左右，係由朝未宮左分下支脚為北極閣之蓋砂者以非南幹正結不能吸盡江水，故南唐之境西不盡豫章南不及會稽而歸命之後兄弟四人三百口得以無恙，蓋兩金之殺氣由鼓樓岡接陶谷為連氣水生倒頭木以結餘穴故也。京都龍來自北戒由龍門出塞外午起萬伏起玉屏山為少祖飛鷲展翅西南至房山東南至昌平各長百餘里為祥雲捧月之形為第一重砂，東抵山海關西至井陘口各長七八百里為第二重砂，永定河自雁門來東南行幾二千里與白河會，白河會潮河潮河由古北口外西南行入塞亦且六百里入白河與永定河交於通州為內堂第

一重水而拒馬滹沱唐滏諸河會大陸寧晉兩泊及南北九河之水至趙北口為西淀一聚迤東至天津城外為東淀與大清河所納渤海之潮一合漳衛淇來自太行之陰五汶來自岱宗之陰皆東北行數千里至天津三岔河與渤海之潮再合為內堂第二重水右恒山為蓋天旗左泰山為頓天鼓正朝霍山三岳鍾秀天造地設而黃河合淮以行於旗鼓之前朝案之後為中堂水大江合洞庭都陽以行於朝案之前錢塘江又在大江之前為外堂水江河去都城三四千里而皆上堂者以都後鎮山東北行塞外繞出吉林接高句驪南與臺灣交牙為都城左臂與右臂之隴蜀諸山相應故江湖

之水涓滴皆上堂唯食故也都城居中原之東北於八方為艮艮成終成始故都城乃是上弦之月西寔東虛以中原五千里地面為寶光以東洋三千里水面為虛影山朝水繞天下歸心故其形勢有萬非長安洛陽所可比擬者艮數八旺氣應之故勢之雄境之濶都之久未有能如之者也明人好為異說如深鑿膠萊新河以避海運成山之險深鑿天長六合之禹王河以洩淮漲二說皆至膠而近世嗜奇之士尚時以為言泰山之龍由旅順沙門各島涉海而起成山西行盡於曲阜嘗周歷泰山之東有所謂長城巔者乃牽脊以至海澨為齊楚分界舊蹟北有小清河南有五汶皆西行四五百

里會於齊河之大清河由利津入海以二水證之則泰山之脉起自海中無可疑者膠萊河成則泰山脉斷岱宗為天帝長子其能以人力勝之乎排淮注江誤由斷錯必欲附會禹王河之土名以為禹蹟所經欲鑿石山二十餘里開平地二百餘里北屬淮南達江以合排注之義謂可洩淮漲免潰堰為灾唯潘時良言其不可河事莫精于潘氏凡以洩漲者為保堰全下河諸邑也而所開之石山是揚通二府州龍脉所自来鑿則不能過水深鑿則必斷地脉其為禍未見輕於决堰也且淮未入湖而先下江則清口永無刷黃濟運之利又湖身騰空必有議開毛城舖以減黃者黃淮將并入江以形家言測之則其為患殆有不止於水潦者故附論以告寔事求是之後來君子焉

書二趙事

臺灣之役鎮臣柴大紀守城半年以易子析骸入告督臣李侍堯尚未渡臺故貴西道趙翼從戎幕

上得鎮臣奏憐臺民死守而大兵不時至發六百里加緊諭鎮臣以兵護遺民內渡

命督臣拆看即時封發侍堯以示翼翼曰翼目昏願於帳外就明視之遂失所在闕二時始至侍堯大怒翼曰中堂尚欲封發耶柴總兵內渡之志已久畏國法故不敢一棄城則鹿

耳門為賊所有全臺必失且以快艇追敗兵澎湖其可守乎  
大兵至無路可入則東南半壁從此多事宜封還此  
旨已繕摺矣侍堯大悟從之翌午接追還前件之

諭及摺回侍堯膺

殊賞而大將軍福康安續至遂得由鹿耳門進兵破賊大將  
軍既告捷而送首林爽文為沒水同知某所得趙五者同知  
之五行也他友聞獲林逆爭繕稟稟大營而趙五顧高臥漏  
初下同知押林逆至署聞趙已臥怪之排闥入問趙五曰將  
相親督大兵剿賊而首送顧為汝得汝尚欲逃死耶同知大  
悟求計趙曰此去大營二十里即押林逆謁見大將軍但云

同知今日巡山遇一人持馬韉問大營所在云身犯重辟欲  
歸命大將軍而不識路乞指引大將軍虎威震懼使逆賊不  
敢逃死微同知一小卒皆能引之來深自謙抑若大將軍必  
欲入薦贖者則以死辭如是當不失富貴也從之大將軍大  
悅遂奏親擒林逆而附片薦同知為臺灣道二趙事近世少  
有知者無錫周姓與予同寓揚州市肆言其時親在督臣及  
大將軍營目擊云

包世臣曰趙五不知何許人聞其後在臺灣道署用事納賄  
賂囊貲十數萬遂至吳中買聲伎娛樂以死迹其行徑蓋非  
君子然當辟於好樂之時而能計深遠亦識時務之俊傑也

翼博覽有文采以近利見薄清議然其功在民社享上壽博  
盛名宜矣世有能見事勢而囁嚅不言以為奉令承教可告  
無罪而自致酖毒以償乃公事者可勝道哉

書故明卹贈太子少保榮祿大夫左都督懷標總兵楊國柱  
檄告後

義州楊氏世為遼薊名將先是崇禎十二年金國鳳被圍松  
山諸大將莫敢赴援榮祿之兄子振以副將請行遇伏被執  
使說城中降而振告以援兵即至被殺至十四年祖大壽困  
錦州洪承疇以八大將往救榮祿先至陷伏中四面呼降而  
榮祿突圍被矢墜馬以卒蓋即振徇難之所榮祿與振當時

並有小無敵之稱而無救於敗歿廷議優卹之以勸勵忠貞  
者亦不可謂不至而大帥望風奔降相繼卒至革命豈果忠  
義湮絕激勸無功哉良由死事之報雖隆而誦勲之典率牽  
於弄筆媚功之徒債事之誅不果而斧鉞之威專加於守職  
忤奸之輩并滌不食可為千秋炯戒者矣此告下於崇禎十  
五年其時國事久非然告詞與書字尚爾整飭而製軸亦未  
至苦窳是其人心固不甚苟且也而宗社為墟近在匝月此  
古人所為篤信陽九百六之說遁世無悶而不悔者乎道光  
八年七月朔

平閩紀書後

卷之二

高

九

廿

廿



小侯選降文和  
甚矣將材之難也。自川楚兵興，徵召遍寰宇，雲蒸虎變，以百  
數。其見賊輒潰，遇民掠吞，餉以肥家者，勿論矣。即有智能料  
敵，勇能決戰，膺干城腹心之望者，亦復下不知戢士卒，上不  
知卹

國計而守土之臣，又復肆其侵培，因以為利，是故以全盛之  
力從事一隅，竭

祖宗數世之蓄，而廷臣籌議經費，至不遺餘力，幸得戴事休  
養生息，閱二十餘年，而公私困憊，卒以不起。若太傅昭武將  
軍楊敏壯公之征閩也，其事勢艱虞，與川楚相百矣。調兵不  
過五千，兌糧之外，所費不過給援兵家口月支耳受。

命伊始，即具靖寇必先安民一疏，略謂兵難遙度，戰守機宜，  
容拒閩次第孰籌。唯閩省自叛變以來，百姓流離困苦，全藉  
地方有司加意培養，至安插投誠，尤宜使其得所，安業不萌  
異志，剿寇本以保民。若有司拊循無術，則民不安，生勢必流  
為匪類，敵將滋蔓，及拒任視事，則倡議團練鄉壯，使守望有  
助，編查保甲，使奸宄難容，嚴禁驛驛，使難民復業，故能以客  
當主，以一擊十，使三世狡逞之巨寇，十七閱月而山海廓清，  
耕食豐饒，於今受其賜，孫子所謂將為國輔，穰苴氏所謂戰  
勝之後，其教可復者，公近之矣。公之五世孫亮季子，從予游，  
出示平閩紀十三卷，兼愛之懷，藹如若揭。楊氏在前，明為遠

右世將公之仲父伯兄百戰徇毫社以覆其宗而公於孤露  
竄伏之餘偕季父猶子歸命

興朝從征江西廣東援剿福建勇略彪炳竹帛家聲再振既  
而鎮山西山東江南靖餘氛拊殘黎父老稱惠政者百年不  
衰公既平閩賊回鎮江南遂蒙

賜籍揚州衛子孫建節樹旄者數世今雖陵替而季子慷慨  
有志興習史事能讀公書公之明德遠矣其昌後必深季子  
勉之矣

書薩乾清事

道光六年六月張格爾敵回疆陷四城

揚州營志序

今之營將古都尉職也務在振揚威武撲剿寇孽以捍衛

地方而剋殺略賣槍奪則寇孽之由蕪故營伍之任其責

也其有司同揚州間於江淮驛實之所聚繁盛甲於南

國初改衛為營就坐營指揮署建置統兵游擊轄中軍守

備一左右二部千總二頭三四司把總四副裁高郵衛

為本營外汛調存營千總一為寶應之衡陽鎮巡鹽千總

又漸增設馬家橋邵伯北垣僧道橋三巡鹽把總凡汛官

巡鹽者鹽官決役皆歸鈴束繼以巡鹽與協守地方未便

以視歸併職守又改三江營守備專司巡鹽為本營外轄

而高郵寶應兩州縣先後由存營撥防者皆兼巡鹽之職  
後復改三江營經隸狼鎮而於本營設左軍巡鹽守備一  
前哨千總一改右哨把總為後哨千總改游擊為參將共  
轄守備二千總四把總七馬戰守額兵增至九百七十有  
八而各汛巡鹽之職如故良以揚州聲名文物民氣敦龐  
一切劫殺賂賣搶奪非法之事大都出回僑流民回僑皆  
無賴子徒手千里冒<sup>屬</sup>禁不約而集者為揚州有私鹽可  
業而為利至厚故也然而兇徒既集則必時時因利便以  
荼毒行旅侵暴閭閻更有盜竊餘財呈誘良善小民不明  
大義貪重值或為之導引搬送致罹重咎甚且裹入伙伴  
不聞鮑臭效法以巡鹽責成本營者非徒為阻壞官引計  
也凡所以塞劫殺賂賣搶奪之源使寇孽無由而起以正  
人心而靖地方所謂防亂於未萌起義至為深遠者矣隴  
西陳公述祖字小雲以名將嫡裔五等崇班幼教肅讓長  
習韜鈴需次江南大府安化陶公試之繁劇並文無害近  
以回僑擾揚州甚使<sup>攝</sup>其營將事公至則廣布線<sup>日</sup>國督率  
掩捕以屬有司無虛日民得<sup>高</sup>小息公因究本營建置原委  
伏莽僕迹欲求所以掣<sup>攝</sup>其要領者而圖藉<sup>日</sup>闕如無可稽  
按繼乃得趙君舊輯營志十六卷稿本簡而明要而有法  
巡防鎮撫機宜略具而所輯止於乾隆壬申閱今已八十

年情形殊異至於沿革增併割隸亦時更易而本營司案牘之外委李君寶趙君再傳弟子能守家法相與鈎核存署案牘刑取要略續載各卷之末公復親加釐定不尚文辭專明事實使弁兵一覽可曉捐俸付梓氏庶以彰往察來俾因時損益戎政者有所依據焉手與先公有一日之雅僑寄揚州親見公行事能持大體達本原年在弱冠無羣姓小侯之習其克承前烈先大家聲可必也適值此志之成故為弁其首簡道光十一年七月朔日  
書薩乾清事

道光六年六月張格爾敵回疆陷四城

上遣近侍習兵者廿餘人分領東三省勁旅賈揚威將軍印以授大學士伊犁將軍長齡御前侍衛前鋒統領安福與其子

乾清門二等侍衛薩炳阿與達中又

命固原提督楊芳為啟行七年四城俱復而張格爾逃出

卡  
上怒詭揚威翎頂官職罷太子太保陝甘總督楊遇春山

東巡撫錢隆阿參贊事以授楊芳謀者言張格爾依婦家

在教軍羣公多欲以為功者參贊謂孤軍行卡外二千餘

里不能得要領危道也揚威強之行參贊手書詆朝貴朝

貴以書聞不數日而敗書至

上以是益望楊威九月遂

救參贊回鎮時摩公爭求自脫皆往賀贊謝曰官兵新失

利家公保前奉入關之

命已治行武公又左遷楊威病甚乞休不可得我若去者

恐內奸搆救軍乘虛蹄突兵無統紀貽

國家深憂因滙情乞留已有

旨進回前

勅甫

發遞而告留奏入

上為之垂涕是年除夕張格爾率眾入卡參贊進及於卡

外鐵蓋山以八年正月二日生擒之論功封果勇侯授太

子太傅加紫韁雙眼花翎雖資亞楊威而

恩眷尤隆果勇弱冠以布杖策從戎行三十餘年言

名將者推二楊至是而天下仰望風采過於宮保矣當果

勇之徇教軍也從滿漢領隊官以十數既深入關圍中安

福中身墜馬賊將下馬欲馘之薩炳阿躍馬斬賊將負其

父弄板所領兩隊潰圍出及凱撤父子進官一等畫像紫

光閣薩君之祖即閣上所畫

純祖欽定金川五十功臣第一之頭等侍衛台萌阿也昔

條侯魏其懸軍橫扼七國於梁楚之郊不三月而平天下之叛者悉平  
偉矣彼灌夫者徒以父死事故募壯士入吳壁身被十餘創父仇未復  
壯士亡失十八九然猶以名聞天下聲居實固之右今薩君立殲仇  
讐救父以全軍忠孝備於一時則賢於仲孺遠矣且醇謹退讓如孺  
者非仲孺無~~比也~~果勇智能料敵義不懷居信足度越時流矣然  
比功程行其能如條侯魏其乎然果勇以九年正月入都都人士夾  
道爭先望顏色至擁塞馬首不能前而薩君之名顧不著乎前因  
果勇以交於薩君父子且十年故參驗在事諸公日擊之辭以紀其  
實使天下後世慕忠孝奇男子者有所與稽焉

書錄右軍簡牘後

右簡牘六首右軍本傳所載而世無石本微規體勢為此卷  
非敢效尤襄陽也答殷浩書在永和四年時右軍解江州刺

史入都浩引為護軍將軍不拜浩致書諄勸而答之也止北

伐書~~在永和八年~~右軍既拜護軍即請居郡改授會稽內

史書言頃被州符增運千石是在郡之辭通鑑署其官曰中

軍將軍誤矣與謝尚書史以為與僕射謝安然右軍去官後

六年安始出山尚則以永和九年四月由安西將軍入為尚

書僕射十二月以姚襄故改授豫州刺史出鎮歷陽正右軍

居會稽時也故從保緒說署之與謝萬書在永和十一年去

官之後萬時為吳興太守與桓溫論謝萬書在升平二年朝

保緒上常有周字  
方海記

議以萬為西中即將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以圖燕温時雖鎮江陵實為宰相執朝政故右軍致書止其役不從乃移書以誠萬萬既之鎮三年冬遂帥師自下蔡至潁聞郝曇病退疑為燕師大盛衆遂潰散萬矜豪傲物甚失將士心以故敗卒如右軍言按永和五年趙石彤死冉閔為敵趙刺史王浹以壽春降西中即將陳達移鎮之大將軍褚裒鎮京口表請北伐即日出師士民前陷趙者扶携內附日以千萬計裒遣將王龕李邁迎魯郡求附民五百家與趙將李農戰於代陂龕等敗沒裒遂退達燒壽春而遁裒旋卒代以荀羨右軍他帖所稱荀侯者也六年冉閔滅石氏改國號曰魏石氏故臣多

不附乃以殷浩督揚豫徐青兗五州以圖進取魏刺史周成張遇以廩丘許昌魏將軍高崇呂護以洛州先後來降故趙大將姚弋仲亦遣使來降朝議以弋仲為大單于其子襄為都督并州刺史初温屢請乘敵北伐不報至是乃拜表率大軍由江陵順流至武昌温自永和三年滅蜀威震中朝朝議引浩以抗温右軍屢勸浩和同內外不聽温忿甚所督荆司雍益梁寧交廣八州士衆資調俱不上供浩聞温東下大懼欲避位王彪之高崧為會稽王畫策以餽運難繼當圖萬全致書止温温惶悚還鎮八年浩遂督師出許洛以謝尚荀羨為督統屯壽春尚撫遇失遇復畔送款於秦浩軍不能進尚

與姚襄攻遇於許昌秦遣相符雄以二萬騎救遇敗尚等於  
誠橋尚奔還以後事付襄浩退屯壽春書所謂安西喪敗者  
也雄遂從遇及許洛之民入關浩耻無功謀再舉襄退屯厯  
陽課農訓士浩惡其強盛屢圖之而為所覺襄至遣使詰浩  
遇入秦為雄所辱欲反秦歸晉秦人孔持劉珍等又各擁眾  
數萬畔遣使請兵浩因遣人入秦誘其大臣梁安雷弱兒安  
等偽許之請兵接應遇作敵已伏誅而浩不審遂以九年十  
月自壽春帥眾七萬進發洛陽彪之為會稽王言不宜輕信  
安等不從浩仍以襄為前驅襄伏甲邀浩大破浩軍浩始謀  
北出孔嚴力言降附不可信宜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

驩之謀穆然無間乃可保大國功與章議略同諸褒之北也  
蔡謨深以為不可書謂當與有識者共之不可復使忠允之  
言常屈於當權者指蔡孔王高諸公也戲謂雖有可欣之會  
而內顧諸已可憂乃甚於可欣意盖斥温及浩再敗温乃以  
十年正月疏浩眾廢而徙之温之專制朝政自此始盖是時  
能處兵任者唯温而中朝與構猜疊供給所出唯揚江二州  
徐州自給且不足一興軍旅即橫徵於東郡戲所謂以區區  
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者也夫南北分疆邊陲  
必設重鎮以為藩籬務昭忠信勿見小利而選守令撫驚氓  
督耕教戰使士民安業新附有勸蓄餘力以伺敵釁是其大



小傳述事之類  
都也以奔亡孤立之姚襄尚知邨民務本是以喪敗之餘民  
從如歸而中朝卿士非圖苟安即冀非分未雨無徹土之謀  
臨事無集思之益賤謂為不可勝之基根立勢舉謀之未晚  
書謂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  
右軍真知本政者矣卒之忠告莫省割剝遺黎以釀孫盧之  
禍糜鹿不止遊林藪勝廣之憂無復日竟成著蔡豈不哀哉  
然而書言保淮之志非所復及長江以外羈縻而已雖激於  
浩之不量立言寔為過當夫守淮必於河守江必於淮乃古  
今不易之勢且其時倉垣以南洛陽以東沃野方千五百里  
苟得其人以善救敗亦復何事不可為而遽欲棄為羈縻使

都城距江自守哉良由王導當國石氏騎出涂中至濱江而  
不覺上相親征未出而罷貽笑戎索可知甌脫江外乃王氏  
之家法又右軍為庾亮幕僚目擊邾城之敗遂宗陶侃正以  
長江為限之說侃由江陵移鎮巴陵本無北向之志及再移  
武昌城恐邾城增守石氏必疑故為及身之謀耳而亮以恃  
堅不救成侃前識之名舛矣然侃謂邾城迫近西陽蠻中利  
深晉人貪利蠻不堪命必引外寇則可為邊防永鑑者也至  
於撫慰新附之任匪唯非浩尚所能勝也彼敵將擁衆挾地  
來歸是必後有所迫前以為功故在此雄略足以服遠人大  
度足以安反側使彼恃吾以託命則得其地可以益富并其

衆可以增強若反藉彼力以濟吾事有功則成彼驕蹇無功則傲吾腹心不必措置失宜猜嫌疊出而去勝筭亦已遠矣然在此勢力既張則又恐健將悍卒奴虜其人一生反復之心禍常發而不救是處弱固難而居強亦未為易也然如苻堅之待朱序於駕馭英雄可謂得其道矣尚以肇淝水之敗故與其受之而不終不若拒之而不納抑或羈縻之而不為其所使然則右軍羈縻之說亦可用之邊陲新附也

右軍不居護軍之意與蔡謨不拜司徒正同司徒在晉為柄國護軍則所謂處廊廟參諷者也謨見內外不和閭閻彫敝而各謀分表右軍不得其言知必債事故耻居其位

為世所指名耳故蔡司徒不拜深源欲當以大辟非荀侯桓文之言幾不免蓋深源亦憾其深不與已也南唐韓熙載以淫穢避相其自愛與蔡王情異而指同

史言安勸萬厚撫諸將不從安乃徧就寮佐慰勉備至及萬跳諸將欲乘敗圖之以安故而止通鑑採其事而考異不置一語身之唯嘆安性遲緩而為弟謀周密如此宜異日之能定敵活國然安當萬由吳興鎮下蔡之時高臥東山無因得接諸將殊滋疑竇及檢右軍別帖有重熙旦便西與別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審時意云何甚令人耿耿又云不審比出日集聚否一爾緬然恐東旋未期諸情惘

乃知安慮萬不終逕至其鎮史文偶有不備耳  
答魏默深書

默深二弟同年足下仲春奉手書並尊著

聖武記十一冊屬為審定足下虛懷樂善荒落善忘如僕者  
何足以塞盛意然亦不敢不盡其所知

國家武功之盛具載官書卷帙多至不可究足下竭數年心  
力提挈綱領縷分瓦合較原書才及百一而二百年事迹  
然明備簡而有法意之所屬得古人激射隱顯之遺其傳於  
後世風行藝苑可必也僕則以為兵制者武功之本必宜列  
於卷首而備述部曲俸餉軍裝行糧前後增減裁併之成規

至於序述事迹不必因  
地分類唯宜按順前後逐  
案編纂使事因時出義  
隨事見得

次列軍法又次列軍賞皆由關外以及現行事例其奉

特旨者隨事聲明以昭詳覈然後逐案編纂因事見義使得

失之故成敗之機了然心用則其書不僅以當無為貴矣僕

少小留意武事據所知聞與尊著不無出入然諸家記載道

路傳說未必盡屬可信且難覩縷指陳唯川楚教匪則僕親

見其終始且在事司命秉筆者半為舊識雖身履行間不過

百計綜其大要寔有可言者善狀兵勢無過史公鉅鹿之役

所云九戰絕其甬道者只六字耳在當時自有故記可据若

每戰分叙豈復成文即樊斬諸傳亦止据功簿分別身自擒

斬及所將率斬獲亦未嘗逐陣挨序况近世軍報本不盡實

乾隆之末和珅柄政軍報皆先責副封與援可恃向辟虛造  
十常八九洎大憝內除而軍官幕客鑿空路熟此弊不草自  
古用兵一經大創而開其生路無不投戈乞命者豈有無日  
不戰無戰不捷旋剿旋撫而匪勢轉盛如教匪者乎蓋教匪  
先後大小為服數十而領兵官分據要害皆能專摺一處報  
捷即各營知會免致以重復遭駁詰此僕所身歷切齒不旋  
踵而即納履者也故據僕所審知為足下詳言之乾隆六十  
年陝西獲教首劉松供有大徒弟在安徽太和縣名劉之協  
一面入告一面飛咨而陝西咨捕之文與  
廷寄俱以六百里同到安徽莫解其故樞要言

純廟假寐劉之協入夢是以

諭令急捕然其事疑不能明也劉之協先以事解赴河南扶

溝縣委員往捕中途泄其事使逸去河南扶溝縣事主報盜

盜共五人四大漢一童子劫銀二百兩即日捕獲五

童子名王双喜四大漢名張漢朝齊麟姚之富高均德被囊

內有銀二百兩堂訊係嵩山香客其銀係借之安徽太和縣

照牆後開參藥店之劉之協扶溝關提質對屬寔乃釋双喜

等而太和縣忽奉安撫逕行六百里捕劉之協之檄令轉委

丞往扶溝丞離扶溝五十里遣役持名帖前往役入城遇

縣役遂偕詣之協令丞役暫緩縣役入署索得回照既  
出城丞役乃往投帖而丞亦至扶溝急迫太和役回言  
我管解來乃管解去扶溝無如何會營分投捕三日不得  
回太和以扶溝縱逃具稟撫據奏扶溝縣正法知府以上  
皆外遣之協等六人跟蹤至湖北即委藉端講求姚  
麟案旋發安徽委員大將軍齊麟之妻王氏尤趨盛世所  
高張三逆相繼起稱大將軍齊麟已捕双喜解京双喜又  
齊二寡婦者也楚匪未起時安徽已捕双喜解京双喜又

牛八云是王之明五世孫皆指朱姓以惑衆和相訊双喜曰  
是劉之協免子也安有少主之說議外遣伊輦而改其名曰  
發生及教匪平定後五六年猶有河南安徽人出口省  
視之者案屢發乃誅發生於配所而邪說漸絕其黨

多在湖北湖北司捕者擇肥而噬民不堪命遂以蓬蒿起變  
出倉猝徵調不及各募鄉勇而募一報十卅縣領帑多者至  
數十百萬而統領京兵與地方大吏過境供張餽遺盈千累  
萬上下皆以秦賊自殖教匪殺擄焚而不淫兵則殺擄淫而  
不焚鄉勇則焚殺淫擄兼備故民間稱官兵為青蓮教鄉勇  
為紅蓮教有三教同源之謔楚匪迤北者漸流入河南迤西  
者漸流入四川楚地差靖不得不奏散鄉勇勇散而無業可  
歸又群聚揭竿其被難良民莫加存卹從賊如歸此教匪之

黃當作書



表非

所以日盛也及內帑告匱開捐不濟始有堅壁清野之議遺  
黎有所依歸匪無可掠聚深林叢藪之中饑疫相仍匪勢始  
衰將軍成德用外陳平川之策遣偕線人往收川陝交界觀  
望之劇匪四百餘人提督楊遇春因立大紅旗選就撫之健  
桀者隸之匪因以滅自丙辰迄甲子九年中情事百變四端  
則盡之矣記載者能明是四端則機宜見而法戒具矣其匪  
股宜各為小傳記其始卒及竄擾之地各帥亦用史公衛霍  
附傳之例務取切寔明白不審有當於高明否尊箸大都據  
官書然亦有採傳聞者如常丹葵貪虐逼變及連州之猺目  
與廳役互爭賄買投誠諸事似非官書所有安福中牙陣亡

卷之四

四

四

係誤記安公現猶任都統也。數罕減於鄰國，係近日塗說。未便遽以入書。傳鼎攻苗，尚大敗而奔。中途飯後，鼓衆氣，選鋒反戰，遂擒首逆，滅其尚威名，遂振所向。皆平寔靖苗，適機枯似宜補入。其守城以下諸篇，宜自名其書，不當冒。

聖武大名，僕目力省甚，心思忙敵，草草率復，以足下。若行有日，恐心懸報答耳。諸惟為道自愛，珍重不具。道光廿三年四月六日，世臣頓首。

復方廣昌書

對揚

觀宣三兄同年閣下。六月十二日，阿韻來奉手書，琅琅千餘言，字字珠玉，非閣下豈能更望之他人耶。閣下心地質地俱

異，恒人盡力為之，何事不可成。加以筋力強健，有濟勝之具，勇往直前，有必勝之志，唯求治太急，視事太易，恐終受此累耳。誠以吾人一身言之，初有意於學，猛精進，若古人不難至者。旬月之間，卓然有除舊更新之觀。數歲之後，撫躬內省，則仍一故我而已。古人所為重葺修息游者，此也。地方當積壞之後，遇有志振興之吏，提唱之，而紳士之有志者，從而和之。旬月間，頗覺有不變之機。然久久不過稍去，已甚未見有竟能更舊俗垂之永久者。此百年必世之說，所為不可易也。湯文正之治蘄，為近世所僅然。讀其教條十三則，驗以今日風俗，則固未嘗能遵行已至。貴部為陽明所開，並其撫贛時於

我馬倥偬中集生徒講學當下即有聞人迄今尚為誦說而  
顛恣設理學之風實昉於此陋儒以為過化之妙世臣則謂  
此陽明微權以虛聲聳動愚氓而濟吾事耳蓋其時講學之  
名至高陽明之望極重以單車受劇任蒞巖疆負嵎者相望  
而伏莽尤多必一一以兵力治之事既難蒞且非久安計故  
誘其稍有志識之子弟入營講學啟動以傳道入聖之易則  
伏莽可銷而負嵎亦易解是以陽明駐顛不過半年剷數十  
年之積匪至今道以不梗如果於戎馬場中求傳道種子陽  
明不如是腐謀也然亦幸而半年即去此竅不為人鑿破而  
曾與聞論說者已自命聖人之徒為鄉里所宗仰設稍久於

其地則技必窮已閣下既自許以三年則下手時毋過為高  
論依為因陋就簡而暗去其已甚以漸而進一變再變自有  
可觀者此小以成小積小以高大之術也且不樹高名以來  
群謗尤自全之要道耳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因民之欲則事  
易舉世臣向語友生有云先察民情之所向次驗民力之所  
堪閣下以此推之則自得之至貴部風土人情世臣無能懸  
斷也保甲條約乃世臣少作彼時銳意有為常以一人之思  
力求契萬人之好惡雖不中不遠然必有不能悉合者閣下  
擇而毋膠泥斯可也世臣到白門不數日即有江警都人士  
紛紛逃竄所知皆諄勸避地世臣堅持不動見銜衢告示知

小傳述事  
當事無可與語迄今月餘不謁一人唯葺房室理敵稿而已  
又有紳士拉入保衛公局臣力却之曰出城接戰弁兵事  
也嬰城固守則民之事而紳為領袖果賊至城下登堦籌守  
具督民夫僕雖老億義不容辭亦不待諸公牽率至公局主  
於斂錢僕不識一富人何益也蓋城中官紳皆以望風迎賊  
犒師為長策臣殘喘餘生何能更當此一蹶哉承示志書  
一局來年擬以八百金相招臣無不可來者唯祈先以其  
半俾安家室則必為閣下藏此事志書與史事同理同果得  
有成固所願也城外洶洶已十餘日臣驗以雲氣今年必  
可無事後此則不敢知耳閣下日內已慶弄璋否此間事想

日日有官文書知照無須草澤言之致滋口舌諸唯珍玉不  
具道光廿有二年七月既望世臣頓首謹復

足

長  
管



小信遠身之利

